41

炎興下帙一

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盡其月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朔大元帥即皇帝位于南京汪伯彥中興日曆曰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元祐皇后詔令遣王時雍徐秉哲備車駕法仗等百官庶務各分一半發船載宮嬪及張邦昌等前赴南京迺請又命內侍邵成章王裒管押乘輿服御御輦儀仗至南京來進王坐便廳南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則皆侍立成章等捧笏以前點數名件內有道冠一項非人間樣制成章等

拱以捧曰　太母傳語此冠自祖宗以來凡退朝宴閒不戴頭巾只戴此冠後來神宗皇帝易以頭巾循襲至哲宗皇帝道君皇帝非祖宗制也願殿下即位後退朝宴閒戴此冠便是祖宗太平氣象王歛容流涕曰上天眷命群情愛戴幕屬將佐上書勸進拜叩固請至于五六吾固辭者亦屢矣方此疇躇以思繼又奉太上皇帝即真之詔太母乘輿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欽承於是命尅擇官選得五月一日庚寅有司於南京譙門之左營築壇場命朱勝非撰策文告天命滕康撰赦文肆赦五月初一日庚寅登壇寅受天命南仲充禮儀使延禧讀冊告天汪伯彥黃潛善董耘高世則元帥府僚屬皆登壇行事王泣涕即皇帝位于應天府治之正衙南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則等先稱賀殿上侍立邦昌率百官稱賀

改元建炎元年

初議改元命幕府官屬聚議耿南仲等議曰王者即位求端於天探一元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故漢光武中興建元為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紀元恭惟藝祖皇帝誕彌之年太歲丁亥大王殿下誕彌歲亦丁亥丁亥天元屬火宋以火德王藝祖開基改元建隆累聖相授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紹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請以改元為建炎

耿延禧中興記曰初議年號黃潛善定為炎興耿南仲曰此蜀年號遂為建炎

大赦天下

門下皇天祐宋卜世過於漢唐藝祖承周受禪同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隆不拔之基屬以朝奸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行痛念鑾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盡徙宮闕爲之一空仍抑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而受旨開元帥之府以總師方輸敵愾之忠亟奉講和之詔豈圖變故終致阽危蓋嘗指日以誓諸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瀝血而撤率土冀外附而內親而三事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躬當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群情嗣登大寶宵衣旰食紹祖宗垂創之基疾首痛心懷父兄播遷之難顧號令久隔衆罔繫心軍旅荐興農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誕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所犯罪無輕重已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紀元之制紹建隆開國之基用赫丕圖益光前烈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爲建炎元年一二帝北狩隨行官吏班直諸軍及諸色人等見有家屬並仰依舊支破

請給常切存恤無令失所昨金人逼脅使邦昌僭號實
非本心今已歸復舊班其應千供奉行使之人亦不獲
已尚慮畏避各不自安其已前罪犯並與放免一切不
問一應緣金人犯關殺於王事軍人祖父母妻篤疾及
年七十以上家無子孫者委所在勘會詣實特與支本
營小分請受如陣亡人依格合結多者即從多結一應
來安軍祖宗陵寢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西壿可
差西京留守及臺臣一員日下前去躬親省視如有合
修奉去處一面措置仍密具奏聞南壿委汝州守臣依
此一天下神霄宮並罷屋舍什物錢糧田產州縣拘收
具數申尚書省一應常平司散斂青苗錢穀本以便民
歲久法弊反爲民患可自今住罷一應緣軍馬侵犯有
臨難死節義不受辱出使軍前及守禦出戰并殁於王
事許本家經所在官司自陳先次覈實具名保明聞奏
當議優與褒賞訪聞自來殁于王事合得恩數官司多
是指摘細故非理問難逗留致死事之家不即沾恩可
令所屬疾速施行一應緣金人大入朝迁遣使往來實
歷難險有未經推恩人許令自陳與撿詳元指揮推恩
內有金人拘留未還者其請給令所屬且權給一半贍
養其家候及一年止一應金人驅擁及差使過軍州官
員及諸色人等得還者並許依舊官職祗應支破請給
等內有官員已別差人者並令吏部先次別與一般差

遣一文官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内臣醫官伎術官及致仕並與轉行一官文臣中大夫武臣承宣使並回授與本宗有官有服親武功大夫未帶遙郎一官已帶遙郎禦使人與轉行右武大夫選人與循資已係承直郎與改官次等合入官校副尉下班祗應依格與轉官資仍並不隔磨勘一應諸路帥守監司許依例進貢推恩其金人及盜賊曾失守逃避之人不許進貢一應承務郎以上服緑緋及十五年者不以贓私罪與轉服色一應文武陞朝官并禁軍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敘已封敘者更與封敘亡歿者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祖父母在者亦聽回授一應文武致仕官並賜粟帛羊酒即曾任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官者倍賜一應士庶男子婦人年九十以上者賜粟帛等令户部具别側例行下所在州縣就賜務令有實不得擾呼百歲以上仍保明以聞一應禁軍指揮使以上各特與兒男下班祗應一名諸軍將校合加恩者並與加恩馬步諸軍將士等並特與優賞仍比舊例以三分為率更增一分一應文武官因金人到離任者並限一月内經所在州縣自陳並與免罪轉運提刑司勘驗給還任一應軍人丁夫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州縣百姓因金人所至致令失業之人皆有首領統率原其本心皆欲勤王止緣道路不通遷延日久糧食不繼因而取

給民户或至刼掠逐路帥守不曾差官總率見今嘯聚未散出首無路自新限一月於所在首身其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並放令逐便運人依舊本營元職名收管仍免所轄官司及本營問當其欠少官私債負並與除放百姓願在軍者如少壯即減三指刺填即便支給例物請受其徒中能諭衆歸業或別首納限滿不首復罪如初一應今來嘯聚賊徒既許自新如尚敢乘時作過殺害良民仰安撫提刑司差那兵馬捕捉并家屬盡行斬殺如有數多本路軍馬不足申樞密院差大兵前去勦除仰提刑司厚立賞格召人擒捕仍許徒中自相殺併依格推賞功効尤大者別具保明格外推恩後獲不以

今降赦恩原減一應逃避公人限一月出首依舊職名收管一應逃亡軍人如能勸誘逃亡之人首身本轄官司置簿拘籍每五十人轉一資副都頭以上每一百人轉一資及千人所屬具姓名申尚書省當議優與推恩一應因戰鬬亡失官馬及散軍器什物之類合該科罪及官司見責令備者仰統制官保明如委無欺隱特與放罪除免其民間有收到軍器等許限一月經所在官司首依私有法其收藏官馬不納計贓科罪一應係官欠負不以名色貫百並行蠲免其曾經金人兵馬焚刼殘破州縣鄉村人户日前私債雖無利息並限二年外方許理索一諸軍昨緣勤王并因差出借過衣糧料錢

並與除破更不尅納一應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登極合該轉一官向有未經改轉之人並合吏部逐旋
具鈔擬轉如去失公案無可照據許取見任告勅照驗
召本色官一員委保特與轉補如未祗受歿於王事許
回授與本宗本色有官有服人一應緣金人經由州縣
有燒毀係官屋宇等去處除城池倉庫外未得差科修
葺少息民力如違以違制論令監司按舉一應驚刼所
在坊場住罷月日淨課利錢特與紐計除放一應因戰
守及差使被賊刼殺虜者特與免本家二年支移折變
仍仰州縣倍加存恤一諸路綱船靠閣日久或遭風水
拋失若被盜勘會分明委無欺弊不得將官兵尅折請

受特與除破一應諸路人户見欠稅租并倚閣展稅賦
及緣納錢物並與除放一應諸路人户借貸常平錢穀
並特與除放一應諸路漕司多緣財用匱乏將民户合
納二稅宛轉折納或支移他郡却免支移只納脚乘實
惠之類致民間輸納增倍深屬掊尅今來並仰遵依條
法不得妄有支移折變仍許人户越訴提刑司覺察當
重寘典憲內京西路昨緣方田添起稅除免六分外止
送四分見錢更不支移折變訪聞轉運司將所減分數
敷入舊稅抑令人户輸納重用民力可限赦書到今與
蠲免所有違法敷入舊稅去處悉行改正仰提刑司覺
察仍許越訴一諸路稅賦支移折變自有成法比年漕

司以財用不足往往反覆紐折如合納見錢令輸紬絹却以紬絹之直折納絲綿之類惟務削刻良民受弊自今仰轉運司遵依條法不得依前違戾仍委提刑覺察聽人戶越訴一二稅折科合用納月時估中價近歲轉運司與州縣務於掊尅將及納月頓減時估不以豐凶低昂但稱引用卷例折納太重人戶往往破產今後朝廷非軍事更不下轉運司非泛須索如折科尚敢循習不革守貳轉運司非泛須索并科違制之罪加二等仰提刑司提舉司覺察於起催月終以前具有無違戾保明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一預和買法本支實價訪聞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擡他物價直准折或以無價虛券充數甚者直至受納未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於星火今來上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其和預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限後一月內具有無違戾聞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一諸路般移役非法令該載者罷該載而非急務仰監司守臣速具以聞當議一切蠲罷一應逃田見今地鄰及地方掌管人等攤認稅許令陳狀特與放免其田依條召人承佃候逃戶人歸業日給還一昨緣軍興官司於民間勸借錢物及靖康元年後來人戶於所屬州縣獻助錢物依靖康元年六月二日指揮給降空名告勅計價書填給還比緣監司州縣申明將未

降上件指揮已前獻助之物不理爲數今仰逐州長吏限十日將已降空名告勅通計前後實納之數計價盡數書填給還訖以聞如人户所納錢數未及額貼納書填者聽即不得抑勒如違許人户越訴當議重行黜責一應今來因金人所至州縣劫掠逃避人户仰監司守令多方招誘歸業內闕食不能自存之人依災傷七分法賑給與免今年夏稅雖即歸業而無力耕種者抑提舉司常平司更切審量據等第特行借貸錢糧收買牛具之類候將來收成日分三年逐料帶納人户置買耕牛攏免稅錢一年其緣金人兵馬蹂踐田土鄉村依此施行一昨經大元帥府駐劄及一月以上去處應辦軍馬極爲勞費今來夏稅特與除放一應天府興王之地理宜優異今年夏稅並與放免省舉人特奏名并就殿試及再就殿試人並與同進士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靖康元年得解及州學職掌事人並與免將來文解一次一應天府差人防秋至今春末能放散顯妨農務應緣今來差科保甲除巡亡人外特與免一料支移折變一諸路義倉在法合同正稅爲一鈔輸納訪聞提舉司以轉運司侵用有令人户不得隨稅帶納去處顯屬違法抑今後遵依成法改正施行一應人户典賣田宅因官司不爲減落等第見依舊供應科配差使限赦書到一月內許自陳驗實特與減免一應今日以前典賣田

宅馬牛之類遠限印契合納倍稅者限百日許自陳特與蠲免事發在限內者亦准此一應崇寧以來增置務其歲入課利除給官吏等支費外所收錢物不多去處仰轉運司體度並行廢罷一應崇寧以來因買撲坊場河渡及折欠官物沒納田產未有承買者與減見賣價三分聽尺戶兩月內收贖限滿不贖即依所減價出榜別召人承買仍作三年六料輸納一訪聞自來赦書所放逋欠轉運司及州縣迫於調度依舊催納至民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語甚失朝廷寬恤憫民之意今來大恩與常赦不同兼務節用可以裕民如監司州縣輒敢故違巧作名目依舊科抑被科人戶越訴其官吏當重行貶竄一應近年以來州縣緣應奉之費用度窘迫至有前期括借民間二稅免役坊課利等錢顯是違法自今須管依條限催納不得預借一祖以來天下上供悉有常數自熙寧後因臣寮奏請歲有增加不勝其弊仰諸路轉運司取索轄下應干見今上供物數開具祖宗舊制及熙寧以後增添數目聞奏當議並行裁損以紓民力自崇寧以來州縣倉庫受納稅賦務加桀量以圖出剩東南六路為甚以故民力困乏其弊本於補發綱運斛斗額外增數可除歲額上供數外其每年認起補發額斛並權住罷一諸路常貢之物內有時新菓味之類所在因緣貢奉外取索多歸空庫更有饋送搔擾為

甚仰禮部勘會除緣天地宗廟陵寢獻所須外餘並罷
貢一自崇寧以來州縣困於拋買上供綱運取辦民力
或以和雇爲名科差鄉夫般擔挽運極為搔擾自今後
並不得以和雇為名科借鄉户以代兵役州縣故違或
監司強抑州縣應副者並許人户越訴當議重行竄黜
一應監司州縣違法賦歛涉於掊剋或科配大買物色
實有擾害及應干民間疾苦事件並許中外臣庶詳具
利害經所屬官司陳述繳奏或詣闕投進當議考察改
正施行雖語言抵訐亦不加罪一應州縣官昨緣京城
圍閉赴任愆期多致闕員應已差下官除程限一月到
任限滿不到令本路監司郡守各選有才幹人權行具

名奏差一次已奏差者他司不許衝改及昨緣防秋所
辟官屬先次赴任因郵置梗澁未受付身人並以掌管
職事日與理為到任月日一應州郡金人曾到城下保
守無虞者令所屬等開具元守禦及出戰官兵等保明
申尚書省取旨推恩內應天府係祖宗開基之地有三
聖御容兩院宗室控扼東南為襟糧道衝要之處與其
餘州軍事體不同所有元守禦出戰官兵等特先次與
轉一官資選人比類施行仍令元統率及應副長官開
具保明申尚書省給降付身一應吏部宗室注授恩例
自有定法昨緣言章論列遂同庶姓甚失惇敘之意可
依舊法一應宗室犯罪見鎖閉監管拘管人該遇今來

赦宥並放逐便宗子婦女見入道爲尼願還俗者聽元有官封者依舊一應宗室昨來預貢及得解之人並與推恩一應宗室無官人依政和五年二月二十四冊皇太子赦與量試推恩一應外官宗室未有差遣及已授三路差遣願別授者並令吏部不依名次先次注闕近便差遣一應諸宮院屋宇近因拆毀致使宗室至無處居止並許量口數多寡指占空閑官屋及寺院居住一應宗室因金人取過軍前本房老幼無人養贍或因逃避散居州縣以至失所在京委開封府在外委守臣速行措置月給錢米無令失所不管漏落別聽候朝廷指揮一應宗室年幼未合出官與依見今官序支破請給一應宗室年幼未及官員并忠義之士在外非曾奉朝廷及大元帥府指揮激於忠憤自募勤王人兵未有統屬今來國事稍定仰各將見管人兵交付所至州縣主兵官訖出公據量帶人從前來行在特與推恩一應官員因疾病陳乞致仕今已安痊不以年限滿許召保官二員委保自陳特令再任一應命官尋醫侍養並許召保注授一應恩澤補授文學並許依法召保注權入官一應合特奏名並與免試內經六舉以上上到省人與登仕郎五舉補京助教四舉上州文學兩舉諸州助教人願赴將來特奏名殿試者亦聽雖試在下等不應出官人亦取旨陞等推恩一新春合赴省試人昨緣道

路艱阻復歸本貫及有在京之人即未有取應之期令禮部檢會故例取旨施行一應去年錫慶院試中武士未經推恩人仰本部限一月開具等第姓名申尚書省一應寺院宮觀有隔下撥放並許於所屬自陳保明申禮部限三日給降其今歲乾龍節合撥放去處雖不曾投進功德疏特與依例撥放試經者與額外添數一次合就試一百人以下添一名一百人以上者兩名三百人以上三名一應暴露遺骸無人識認者許在寺院埋瘞每及一百人令所屬勘驗申禮部給度牒一道一應自今官員犯罪若係贓私自合斷定更取特旨斷如係公罪止令刑部大理寺斷定刑名施行更不取特旨一

應命官流配編管羈管人永不移放逐便除名追降官資及勒停責授散官安置或終身不齒放歸田里人等及永不收敘人並與敘元官落職人與復舊職折資及降等差遣人與復本等差遣合揀舉者刑部限三日揀舉其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邦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更不收敘一應吳儲吳侔王寀劉昺等親屬前來禁錮約束指揮條具以聞停降諸色人等未經敘用及永不收敘人並特與敘元職名已遷補者額外收補一應編管移鄉人并永不移放者並放逐便沙門島罪人不以年歲遠近並移鄉五百里州軍一應命官公人軍人犯罪除名刑有特旨除名停

替羈管大理寺合斷刑名外一時特旨除名停替羈管
編配安置之類本不合坐罪者並與除落仍理元斷月
日一應特旨還俗僧道許自陳特與依舊為僧道令本
州出給公據應禁軍犯踰濫情重依條並行隔下不得
遷補轉若經斷及五年不曾再犯候排轉日委所屬勘
會詣實特與轉行一應急脚馬遍鋪兵因金人所至逃
避散在諸處無人轉送遍用可專委本路提刑司疾速
措置招刺依舊擺鋪仍依時支給請受一應緣軍興收
置物至未曾支還價錢者並限十日支還一京城圍閉
日久商旅不行今道路方通理當優異其商賈欲般販
物貨上京者並經州縣自陳出給公據特與免沿路稅

錢力勝一應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淹布衣或沈下
僚內自禁從外至監司郡守廣行搜訪各舉所知一名
如舉得其人並行旌擢限十日內薦舉仍以所舉人移
文州縣以禮津遣赴行在一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
宜旌表以厚人倫事狀顯著者抑長吏保明來上一應
祖宗以來赦內常程寬恤事件及名山大川歷代帝王
祭祀封爵等並檢會施行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
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先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
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
袒而為劉氏人咸樂于愛君其一德而一心竚立功而
立事同徯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躋時康

又

炎興下帙二

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盡五日甲午

中興記曰初命滕康草赦文或詆仆圖城士大夫有憤怒意上命耿延禧改定以進且云圖城士大夫一切不問衆服上有大度真寬仁聖主矣 朱勝非南都朔戴記曰上幸南京登極勝非建言受命中興宜築壇行禮北望二聖寅受寶冊乃即帝位因治壇于府東偏五月朔上登壇受寶改元建炎請以中興受命名壇載于祀典詔可之遺史曰初上在相州也閏月十四日夜夢淵聖令盡解所服袍帶而以自所服者賜之望日上語延

禧世則群臣不敢對先是太上皇帝將禪位解所服排方玉帶賜淵聖既上出使河北淵聖又解以賮行上在河北懷衛諸州申狀皆為靖王或為康王咸以紀年之號兩當之至是人始悟靖之為文立十二月也蓋淵聖立十二月而上建大元帥府遂即帝位矣

黃潛善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即日押赴都堂治事

黃潛善制曰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賢者邦家之基茂建百王之典朕紹鷹鴻緒綏御庶邦奕正中徵國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舍爵策勳進陟五臣之本具官某器資沈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博而足以識古人之全蚤服采于禁塗浸宣勞於外屏胡塵侵犯都邑震驚纏氛浸于九重接腥羶於萬里立轅門而左袒倡義旅以南征間關百難獨見松栢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蔭不徙之勳是用啟于侖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御名大政之元爾惟不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予其克讀乃訓永底蒸民之生益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彥制曰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軍政隳壞將帥惰驕胡寇長驅京邑震擾博延羣臣之議人莫與能撥召天下之兵士無闕志卒罹變故幾至阽危肆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智出萬夫沈謀有先物之幾居簡得鎮時之望參華延閣

出總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肇開幕府爰
整師干豐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鄧禹
之勳是用順考僉言敬自朕志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
予心膂之憂實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夤枕之安
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承茂渥永底平
遺史曰中興之初黃潛善汪伯彥首為執政智者必知
二人無進攻之志矣
二日辛卯上乾龍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
御劄勑內外文武臣寮等朕比以乘輿播越宗廟阽危
迫于師言勉紹大業屢居軫晨昏之戀載深手足之懷共
惟乾龍皇帝聰明憲天節儉由性子育加於庶彙色養
奉於兩宮金人內侵四郊多壘乃遣單車之使欲邀龍
德之臨代親而行即日命駕繼以編戶困於金繒復再
屈于虜營欲為民而請命沈幾淵識外晦內明時方艱
虞聖以遵養溥率萬邦之望徯瞻八駿之歸雖道妙無
名豈形容之可及惟德施罔極顧尊奉之敢忘爰舉徽
稱用昭盛烈乾龍皇帝宜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仍
令所司擇日奉上冊寶應合行典禮官疾速討論以聞
遺史曰初淵聖即位以四月十三日誕辰為乾龍節蓋
乾坤之乾也詔到四方州郡有讀為乾濕之乾者雖一
字有兩音然乾濕之乾貼龍字非美意識者以為不祥
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

御札勅内外文武臣寮等朕惟德盛者報必隆屬尊者禮宜備古之彝訓國有故常元祐皇后制行徽柔宅心虛靜蚤儼極于永泰久玩道於璿華庚辰並后之文已嘗誕告丙午復號之吉未及布宣比者戎騎内侵都城失守方二聖之遷播屬百辟之抗言還御宮闈暫臨庶務洞達事機之變深惟宗社之安踵遣使軺敦諭至意逮此績圖之日亟頒歸政之書功加于時舉協于義是用參稽衆志奉上尊稱冀茂對於休辰以永綏于壽祉元祐皇后册為元祐太后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應合行典禮令禮官疾速討論以聞

元帥府限十日結局

詔責李邦彦等

詔曰作事貴於謀始自古不能去信苟垂此道亂所由興李邦彦等皆靖康主和議之臣或料敵失宜自成懦弱之勢或過聽誤事復忘備禦之方用起兵端以誤國計孝慈淵聖皇帝勤政宵旰庶圖治安謀臣既未能慎初武服固難於善後興言及此罔其可逃其李邦彦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已下三省別行竄責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詔修國史

詔曰朕遭家不競二聖播遷單子一身義不得死三事大夫郡黎百姓戴宋惟舊用歸屬于耿躬朕欲身先士

卒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重不可一日乏祀且將攝行
國政埃時復辟則又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無君遜避
無從百辟復至蓋祖宗德澤在人固若膠漆天其或者
崇降咎災以警懼我宋是用思憲祖宗之舊仰承天意
庶或悔過以輯寧我家賚及赤子嗚呼惟孝悌可以動
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慎可以保
國惟大公可以恢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来讜論屏側
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倖可以成德惟守大信可
以規遠圖惟有常德可以立武事不弛不擾終始如一
夙夜惕勵式襄不祥庶幾降鑒俾復父母兄弟宗族朕
將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擁容受直
言雖有失當不加以罪謹聽斷除苛嫚抑末作去浮靡
斥聲樂之奉絶游畋之荒非奉典禮尚方無節繡繪非
急繕治大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僦工
弗利于衆非衣服飲食皆可廢有宜于國雖赴湯蹈火
皆可為斷之必行無或有二尚慮群臣狃于故習有以
奇功獻有以祥瑞聞襃頌功德浸於道諛諱隱過尤務
在蒙蔽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臺諫懷慝有言非公凡此
之屬必罰毋赦朕臨御之始德意未孚于上下用伸播
告以敷朕心茲言不食咸聽毋忽

大元帥府應一行將佐官吏卒伍自河北京東扈衛有勞
較優劣等第來上當與推賞

諸路勤王之兵皆至行在
諸路勤王兵至行在於是王德初撥隸劉光世為右軍
將官
郭京走至襄陽統制官張思政會兵擒而殺之
初郭京自京城奔走沿路稱撒豆為兵撒草為馬假幻
惑衆聚兵二月至襄陽有衆三千餘下寨于海子頭京
居于洞山寺欲册立宗室為帝制置使錢盖西京總管
王襄及統制張思政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逃遁來
者具說京以妖術誤國致京城不守事思政乘間會諸
頭項兵襲京囚之至是欲以京赴行在半途為李思忠
所襲思政就轎以槍刺殺之

三日壬辰以張邦昌為太傅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
議大事
汪伯彥建炎政記曰是日早朝上謂黃潛善汪伯彥曰
何以處邦昌潛善曰邦昌僭稱名號罪在不貸為金人
所逼脅念其不得已而從權金人既退專遣潘謹壽奏
書繼遣謝克家歸寶璽又迎請隆祐太后歸于宮闈退
居東府駿奔來朝惟陛下睿斷處分如何上曰朕嘗與
邦昌同奉使軍前小心畏慎不幸逢此禍變雖不能死
以盡節然遭變行權緣此宗廟不隳社稷不壞一城生
靈獲全肝腦塗人才退齋書赴愬歸寶來朝朕既貸其
初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實具書報之

曰舉中國之人不意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兵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恐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籍於朕使金人知天下之歸出于自然卿等以謂如何

潛善伯彥同對曰臣等謹奉以施行故有是命

命黃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金國除作國書外

命張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人以行

湖制置發運使兼提領措置茶鹽楊淵王起之秦百祥並

宗澤徽猷閣待制知襄陽府耿延禧董耘高世則宮觀兼

侍讀黃潛善户部侍郎梁揚祖徽猷閣待制淮南江浙荆

除郎官趙子崧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

五日甲午耿南仲請老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遺史曰先是上在濟州群臣勸進議已定耿南仲奏臣

老拙幸得遭遇竭盡愚直唯靖康行遣蔡京廷臣多冀

斂之終雖貶黜然蔡氏所引實繁有徒必不利臣父子

乞賜保全上曰國家今日之事吾最痛心其次門下侍

郎父子耳使天下無事吾得居蓄衍宅事父兄門下侍

郎安享爵禄豈不為美今日不得已吾即繼大位豈不

能保全一舊師傅乎師傅吾師傅也且老矣月以數百

千養一前朝老師傅直易耳人言毀譽何足信至南仲

告老乃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奉聖旨耿南

仲為孝慈淵聖皇帝勸講官十有五年同朕在外歷艱

難險阻又踰半歲今以年老乞罷機政已從所請見今

恩數人從可特令依舊餘人不得援例
分劉浩丁順孔彥威王善等軍　上命劉浩丁順孔彥威
王善各以所部人分為三等軍人為一等百姓強壯無
業可歸願充剌軍者為一等老小怯弱不堪出戰人為
一等仰各具見在人數將上二等撥入五軍收管第三
等給公據放令逐人歸業除劉浩遥郎防禦使大名府
鈐轄丁順遥郎防禦使滄州鈐轄孔彥威遥郎防禦使
東平府鈐轄王善人數少與轉秉義郎差濮州雷澤縣
尉所有逐項下使臣人兵依劉浩等例分為三等亮
第速與推恩傳亮勤王人兵功賞仰各具保明狀申奏等
除直祕閣通判滑州趙子崧薦對改通判河南府

上韋賢妃尊號為宣和皇后
御劄勅内外文武臣寮等報德莫尚乎隆名謹化必先
乎廣孝茲古今之通誼迺邦國之奕章韋賢妃聰明惠
和淑柔淵懿胄于慶閥婉我親闈象服是宜淑則備于
四教彤管有煒徽音冠于六宮誕毓耿身嗣紹大統念
慈顏之在遠尚阻奉於晨昏顧令典之有稽宜亟崇于
位號是用參稽衆志爰舉丕稱肆彰毋道之尊歸安天
下之養宜上尊號曰宣和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冊
寶

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

制曰乾坤定位而萬物育日月遍照而四時行序人物

之大端必資於婦順聽天下之内治莫尚乎家齊朕嗣
守慶基肇臨寰寓茂建長秋之號爰稽前代之文誕告
外朝式孚羣聽嘉國夫人邢氏洵美且異淑慎無違系
出華宗夙啟曾汭之慶質全碩媛載著倪天之歌居自
敕以箴圖動常資於保傅来嬪朱邸增輝皇家厲蘭馭
之在行顧掫塗之虚次載念纘圖之始有懷内助之賢
進名位之崇昭示風化之首於戲塗山胡夏克相神禹
之功莘國興周允資太姒之德庶並受於福禄以永格
於和平尚廟諱乃躬期協朕志可立為皇后 宣和皇后
邢皇后在圍城中皆遭金人遣請隨二帝北狩遥册立
也

詔李綱赴行在

勅李綱卿被遇兩朝迄登四輔出專將鉞宣威久去于
周行總治王畿申命已頒于召節屬朕纘承之始遭時
變故之餘經體賛元必賴股肱之舊弼折衝厭難兼資
廊廟之訏謨敭自予衷誕敷迁號俾發楊於賢業以寅
亮于天工式遄其歸盡心以待已除卿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詔書到日卿可疾速發来赴闕 先是靖康
圍城中以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召李
綱綱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至江寧府遇周德作亂使
人招安撫以周德赴勤王為名支散犒設悉會辟賊于

轉運司既而次第執去斬之周德聶旺皆陵遲斬江寧府乃定時已聞京師失守欲赴大元帥府行次淮甸聞二帝北狩知上即位于南京先遣人馳赴行在上疏論議和之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

炎興下帙三

起建炎元年五月五日甲午盡十四日癸卯

五日甲午內除麻制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李綱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曰門下稽古建官莫先於相用人惟已尤廟諱於得賢將宏濟於多艱盍眷圖于舊德巨川之待舟楫茲惟暨于同心元首之賴股肱盖相須而成體帝賚良弼國有寶臣肆延登於宰司用敷告於列位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職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實食封一百戶李綱器宏而道遠學高而德方才兼文武

之全識洞聖賢之蘊蚤紆宸睠寢踐華塗歷事上皇獻言有同於藥石被遇淵聖告猷亟貳於機衡神明扶其精神天下想其風采頃暫釋于樞筦旋總尹于上京久留遐方殊拂輿望顧予耿質獲纂丕圖整王綱於既壞之餘張國勢于中微之際宜得碩輔共濟遠圖是用擢居右揆之崇兼侍西臺之峻迺錫候爵進陟文階御以經營四方汝爲朕欲訓飭百工汝率惟長慮遠筭可以殆難惟竭誠愛日可圖功其尚弼予一人亦有辭于永世可特授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候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主者施行

朱勝非除中書舍人

翊戴記曰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勝非為右司員外郎數被命使軍前往來計事及張邦昌唱和議質虜營乃請勝非行中勝非中道上疏論邦昌懷姦不忠必致悞國和議不可特劫質不可信請大爲將来戰守之防又沿路得邦昌榜撤語涉怨望且挾虜勢逼脅群縣須索無厭悉以上聞臨出疆得旨召還時朝廷議建四道都副總管為八帥分制諸路以衛王室除東道副都總管倍道之南都才到三日都總管胡直孺提兵勤王竭本道錢穀甲兵以自隨所餘羸卒僅三百人而食才

支旬日強家富室先已逃避既而虜破直隸之師于襄邑執直隸以冤應天府虜攻南門矢石如雨以大車載窩藁縱火逼城闉酋長躍馬來往指呼其間公命伏弩於要地伺之遂為効用邵曇者射中酋目酋墜馬而死虜勢遂卻經月不近南門乃增陴浚湟益修守備躬擐甲冑與士卒同食飲夜宿城樓者凡數月徒步巡督率夜一周匝雖雨雪泥淖未嘗肩輿虜栅城西北隅攻圖計百出度宜應之虜不敢攻邦昌既僭竊遍為書抵諸路帥守一日虜騎送其使至城下集官吏發緘訖械其使仍繳書元帥府虜既不能犯南京遂安大元帥進兵濟州即日趨謁諸臣僚未有至者乃首建大議曰今二聖北狩天人之心屬在殿下宜以時正位號繫天下望且曰南都藝祖皇帝興王之地宗社神靈使虜不能陷以為大王受命之基請駐蹕之以圖大計遂幸南京登極上即位之五日故有是命

楊惟忠加殿前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

楊惟忠西番部落也從童貫有功靖康中為高陽閔路兵馬副總管元帥府在東平也惟忠来以為都統制及黃潛善張悮高公翰辛彥宗王徹皆領兵来令惟忠總之上即位加殿前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

六日乙未詣鴻慶宮恭謝

馬忠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北經制使張悮加通侍

大夫忻州觀察使河北制置使皆以兵出河北朕惟兩河之民更百戰之役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遺厥存亡幾肆夙宵之軫念如冰炭之交懷孰知拊循經遠之謀寧有梟俊折衝之士具官馬忠幾能先物勇不顧身冑出名家得山西氣俗之厚任更邊瑣知秩未殫所長爰升統制之崇加畀使權之重料百城之漠北封圻之詳昨逢多壘之艱屢立扞城之績雖已進丁壯總以五符提兩路之精彊蒐其軍實兼收群力聿展壯猷上以迎二聖之還下以正四夷之守任吾之責時乃之 命馬忠將所部人兵五千人號一萬人前去洺北自恩冀州以北取路過河趨河間府雄州以來追襲金人又命張換將所部人兵五千人號一萬人前去與馬忠接濟相為聲援

七日丙申辭廣張瓊以兵出河北 命辭廣將所部人兵三千人號六千人前去自內黃縣過河會合河北山寨義兵一萬人收復磁相等州又命張瓊將所部人兵三千人號六千人前去自開德府西渡會合水寨義兵一萬人與廣接濟相為聲援

劄下陝西諸路帥臣各招集人馬聚積糧料以待朝廷遣使前去措置恢復及劄西京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陵寢

八日丁酉吕好問除尚書右丞

制曰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耿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冰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迈北轅之役棠棣之華韡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闇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徧陪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肩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摠文昌之轄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於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反席之思儻能遣使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亶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秦湛回天録曰宣和七年女真遣盟約結連契丹燕人犯塞朝廷方講和好不以為虞事至非意故南至京師种師道宿將諳練兵事而大臣畏懼不能聽從既而用兵失策繼失太原時兵部尚書吕好問以諫官趣召吕公上言三十年造作此禍今患難已至如此全在諸路帥臣協力共濟豈可猶用前日恩倖及貴近親舊若因貨賂任使之人欲乞選擇改易又諸路諸州須令各為之所使兵食可以自立萬一秋冬間虜人再動不致誤事及召回劉韐等并聚河北民兵自定鎮至邢相傍太行山置三大寨以備衝突及應援沿邊諸州冬女真再鬼指揮盡放回諸路所起勤王兵吕公乞於諸路已起

人內選擇堪用之人就糧於尉氏咸平陳留東明四處若虜騎越河則以四邑之兵列寨如連珠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則置一寨以護都城使虜衆不能遽犯亦通四方音信又言防河須用宿將若外戚宰相親舊及省院吏人之屬皆不可用又言防河之兵暴露日久慮其困乏不能對敵令沿河皆設堡障又言大行山在懷澤之間最為要害乞別委宿將專守險隘雖大軍進退自不相干宰執堅不從至是又言今召諸處兵已不及在京見有二十餘萬乞以六萬人於城外為三寨以護城壁宰相亦不從女真兵至都城之外蠟詔康王為兵馬大元帥金人攻城甚急鼓噪之聲震動端門之前都城失守御筆夜召公許戎服冒雪而騎兩快行親從介而持刀以先邁上欲幸襄鄧群臣多藏匿獨呂公與宰相何㮚及同知樞密院孫公傳入侍既而不果行上幸虜營晚命呂公入城撫慰軍民上還自虜營女真請遣使止諸路勤王兵呂公見宰執曰京城圍閉之久諸處都無入援之人若更遣使降詔止絕則自取困窮也宰執曰二帥堅要如此呂公曰可緩其辭則忠義之人自曉矣所遺使人須當慎擇庶不敗国家大事宰執曰公何等語耶呂公曰某所見如此不敢不盡深恐後悔耳宰執曰自家在它重圍中如何却待鬬氣呂公曰四方若有忠義之人統兵雲集竊恐女真不敢猖獗上再幸虜營

命吕公等入城撫諭翰林承旨吴幵入内都知李石賫粘罕斡離不廢趙氏立異姓文字來及請太上皇帝親王等於是執政官及内侍從官集内東門皆號哭吕公曰自虜圍京城獨張叔夜来援其後數日天下帥守無一人至我孤彼強致有此禍計無所出但當率衆懇告耳若其不從上皇出城亦未遲也李石出上手札吕公曰此乃不得已而書也夜半不能決吕公曰諸公不取某言何也遂拂袖出女真令吴幵莫傳促立異姓繼聞皇城司集議已定立張邦昌吕公於是密使迪功郎蔡安中門下省録事張師聰訪康王大元帥府親戚得常淵蔣師愈魏養娘并潘夫人給使孫十郭貴等求大元帥所在外及作蠟書備陳内外之事吕公凡謀事並夜間中庭不聞人聲虜方敢說話及寫文書等與人謀議並使其子夜中雪間布衣芒屨傳達意旨及定議則吕公亦伺雪夜間自往及見外戚婦女等要約其實止一親吏隨行雖門前使令皆不知也吕公與監察御史吴給馬伸張所文林郎吴結閤門宣贊舍人吴革日夜密謀迎立興復又勸吕公託疾不出吕公云今日實是盡節之時將來事了求閒未遲譬如人家遺火須犯烟塵去救若遠坐看着焚燒都不管或有人救滅便來爭功若燒盡時一齊散去則何用世臣也上請者或于尚書省中謂上為廢帝公怒形于色曰聖主全德天下歸

往何嘗廢乎其人曰盡稱乾龍皇帝乎公曰亦非也君父位號豈可擅改一坐僭服公密令做造祖宗神主易廟中所列而藏之以虜取公以已俸錢一月開啓乾龍節道場于景德寺寶勝永慶院時公攜領門下省但書尚書銜仍蒞舊職諸公諭之曰受命於上不可易也有請改年號者公力爭之有移文必去年號公不能止公曰不可不預為之備令若留人在城裏令居民不聊生若在城外四方道路斷絕設若使他恣縱相公敢治他否邦昌曰此說是也粘罕果欲存留鐵騎五千邦昌

力辭次日又使高慶裔苦来說留人防衛等事公曰南北異道恐北人不諳水土或不能依南朝法則却致驚擾慶裔曰留一孛堇在此處置可也公曰孛堇貴人豈敢煩他況南地夏熱或有疾病則南朝負罪深也慶裔曰甚好況只在河北急要南人飛一騎来說即時遣去應副是日女真軍行公曰過一日已晚脫城外推尊策立則奈何邦昌曰彭寵之事安保其無舜徒所謂愛人以德也或謂公曰若金人田戈公豈能遏它不若且更待一年半歲則上下穩便公曰女真糾合諸酋皆厚獲金玉子女而去必無田戈之理若有田戈之事某固不可遏但道理如此儻罹於禍則是死宗廟社稷也處死

有名萬一京城軍民有變吾輩為它戕殺則死得不好
雖懷忠義之心何處告愬四月八日公之子自陳州至
濟州行在見大元帥大元帥曰尊公先有帛書来令左
右閤子中書袋內取出以示公之子故其後南京特降
親札稱呂某昨邦昌僭號之初即慕人賫帛書具道京
城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臣僚所不知付尚
書省行下照會公至南京故有是命

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御營副使范訥京城留守邵溥
京城副留守

放散諸路兵多有散而為盜賊者

十日己亥路允迪為京城撫諭使耿延禧為京城撫諭副
使　上曰京城士庶自金人退師人情未安差官撫諭
黃潛善對欲差路允迪耿延禧上之信臣遣至京師可
之故有是命

大元帥府結局

幕府官僚五軍將佐應扈衛過河至應天府軍兵並與
等第推恩

批荅許份乞幸揚州狀

奉勅許份申份與衆熟議皆以為揚州之地控帶江淮
城壁新修乞決定至計即日御衆治兵廣陵事具悉淮
海故區下控南服統臨一道實自本朝鄉以侍從之近
臣膺蕃宣之重寄志存王室深惟國步之艱利究公家

繼上時巡之請屬方勤于此顧難遽議于東遷言念忠誠不忘嘉嘆所請宜不允故詔示想宜知悉　先是知揚州許份於四月末間有狀申大元帥府乞駐師揚州狀曰恭以國家祖功宗德澤被天下上皇臨御二十六年遜位嗣君繼膺丕業克儉克勤至德周愆伏自即位以来未嘗暇逸再歲金賊犯順一旦事出非常二聖播遷萬方憤懣凡在臣子如失父母痛心疾首無它措身重念大王獨留于外天意人事理實有歸份等已嘗齎戒具狀冒聞聰聽至今未奉俞旨份等竊謂神器難以久曠輿論豈宜屢抑伏望大王決定至計早登天位以付二聖顧託之意安億兆願戴之心且以京師新破北顧可慮濟鄆二郡與冦為鄰南京雖號興王之邦而胡騎屢至亦非息師之所唯揚州號古都會前江後淮險固可恃四方水陸此得其中加之合郡僚吏下至閭里細民远望維日爲歲份等誠願大王俯從人欲駐驆于茲誕頒詔條綏靖寰宇又況地里距河朔不為甚遠可以時遣虜使候問二聖興居治兵養士圖迎鑾駕若乃繕治宮室百司興夫儲蓄軍糧餉之事份等悉力可畢集份等恨以職守不獲躬詣王庭但切瞻望激切拳拳之至

金人寇瀛州

十四日癸卯詔罷天申節上壽　朕承祖宗遺澤獲託于

士民之上求所以扶持顛危之道未知攸濟念二聖之
鑾輿在遠萬民失業將士暴露百官有司靡所底寧夙
夜痛悼幾廢寢食儻可以復二聖而保生靈朕不愛身
敢自豐殖以重國禍況以耿躬之故聞樂飲酒以自為
樂乎非惟深拂朕志實增感于朕心所有將來天申節
百官上壽常禮可罷當體朕意毋復有請

姚平仲召赴行在

制曰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
罰之本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材孰若棄瑕而責老成
之效具官某稟資沉勇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嘗畀
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
於亡命肆朕纂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謀者皆言汝為
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
朕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嶽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
尚捄東隅之失勉圖而績仰副朕知可復吉州團練使
所在出榜召赴行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

建興下帙四

起建炎元年五月十六日
乙巳盡六月二日庚申

十六日乙巳京東轉運判官閻孝隆責授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

士大夫所嚴者名分朝廷所恃者紀綱儻於擾攘未定之間即為專輒自便之計國於何有意則可知爾初無他長專喜自用比以大材之乏畀之路之權所冀興師以時赴援而躊躇四顧偃蹇不前逮吾幕府之開首戾轅門之令福威在已行止肆情凡今臺劾之所陳皆昔道途之親見其鑣寵秩投畀要荒尚堅循省之心無負

生全之賜

顯謨閣直學士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宮觀

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繫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宗社阽危而四方藩臣赴援者無幾朕甚傷之具官某初無他長早服顯仕光被累朝之眷進登常伯之尊知人臣有見危致命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寧靡顧酣飲自如逮予踐祚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如此謂疏其何其鐫延閣之資往食真祠之祿茲為寬典無重後愆

金人陷河中府知軍府事郝仲連被殺

十七日丙午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上書

臣於今月十七日恭奉初一日皇帝登寶位赦書望闕宣讀人人感慨流涕當國步多艱之際忽聞詔音以定神器宗廟社稷不失祭祀四海生靈不忘舊戴誠千萬世之幸累日祗誦紬繹詞旨其中有云紹祖宗垂訓之基懷父兄播遷之難卒章云伺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臣泣血銘心推原德意而施行之惟恐奉詔不勤不敏以辜新政若廢神霄朝拜罷常平給散限外印契額外撥放道僧還俗者給據商賈販者免稅如此等事於朝政非大安危也於國體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休戚也陛下制詔之意欲紹祖宗垂創之基必思所以興復之策既懷父兄播遷之難必思所

以救難之方此乃大安危也大利害也大休戚也誠天下之大計也然祖宗垂創之基以京師為根本以兩河股肱金人再犯京關則根本搖矣長驅兩河則股肱病矣所以為興復之策者何如也陛下以太上皇為父以嗣君皇帝為兄金人一舉而邀兩宮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矣為救難之方者何如也自古夷狄之侵中國未有如此之酷然其吞噬之欲尚未厭也其憑陵之勢尚未已也前日致寇之因陛下嘗通知之乎今日禦寇之術陛下亦熟計之乎既不知已而又不知彼者必殆既不能強而又不能弱者必危陛下度彼已之實則知所以自治矣察強弱之理則得所以常勝矣此天下之大計也陛下所以與大計天下者固已素定非臣所得而擬議也然以今日之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臣為陛下舉其略而試陳之定都關中據山河百二之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杜瓜分之漸也建牧大藩重子孫維城之計以固磐之基所以救兎解之失也通夏國之好而守吾舊疆所以講好息民也立青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絕也此四者千萬世之大利也雖千萬言而莫究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大患有五而救患亦不可緩法令滋彰而吏緣為姦欲救此者莫先於守祖宗成憲朝綱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習而誕謾欲救此者莫先於登用忠直軍政敗

壞而不舉故將兵相扇而奔潰欲救此者莫先於大正賞刑國用竭矣而利源又失欲救此者莫先於選將漕之臣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先擇循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通患乎今日之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皆詔旨之所及臣愚不忍緘默以苟容敢竭愚而妄有陳焉天下之大計議不旋踵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陛下獨斷而早圖之以起中興之運而成再造之功則祖宗垂創之基於此可紹而兩宮播遷之難於此可復矣此誠天下之大計也臣曩叨諫省屢陳致寇之因坐是斥逐承乏守土累上禦戎之略言皆有證頃者聞陛下以大元帥之節甚定國難臣嘗具劄子陳述三策乞移鎮關中以符衆望臣區區之愚已陳其梗槩矣茲者恭承詔旨許臣庶具利害陳述語言訐亦不加罪以此見陛下誠有聽言之意首開求言之路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戇愚狥國不識忌諱敢肆危言以塞明詔進退存亡之機臣於此卜焉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許赴行在得方寸地以披露肝膽庶幾或補于經綸之萬一臣之願也臣非為身謀也實為天下國家計也惟陛下裁幸

二十一日庚戌資政殿學士王襄趙野並落職責授太中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居住

臣寮上言一旦虜人再寇唯張叔夜自南陽引兵直趨

京城精忠挺然胡直孺身胃矢石竭節前進雖敗被執
其志可憫惟王襄趙野顧望徘徊迂路頓兵曠日持久
無赴難之意襄總西道反自洛陽引兵赴鄧州却行南
道野總北道反自大名引兵趨廣濟單州南京却行東
道又襄起兵之日金人已逼洛陽既不能直趨京城以
救君父之急又不肯駐軍洛陽以庇一方之民其領兵
而南也洛陽已陷又趨鄧州逡巡遇賊復回其軍潰散
被害甚廣及聞陛下嗣有神器即收拾瘦羸旋為迎鑾
之計至於趙野其罪尤著所至縱兵大略至廣濟軍悉
為兵擁進及單州皆被殘破又至南京每日遣兵卒討
劫民財風聲四出滄濟州皆野所未到百姓夙夜惴慄

惟恐野軍之來凡野所過民居惟存墻壁而已百姓怨
恨皆於壁上題云趙相公殘破去處在逼浦夫設總管
本以禦盜而野居其位反以爲盜此不可赦以懲戒来
者奉聖旨王襄趙野並責授太中大夫祕書少監襄分
司北京陽府居住野分司西京青州居住
制曰忘身狥國者臣子之忠賞勉罰偷者朝廷之柄矧
在艱危之際尤先總覈之公具官某早被眷知與聞機
政昨屬窗夷之擾大分方面之權俾各專征靡從中覆
列諸屯之卒乘將內屏于京師庶值風塵即趨郊甸豈
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途以為遁計
既無以上紓國難復不能留庇居民公縱徧裨肆為盜

賊逮

朕纂承之始務照含貸之仁如汝等倫置而不問然人言荐至公論靡容其分務于別都用少伸於邦憲以懲不悛以警無良尚深循省之思無重悔尤之積

李孝忠陷襄陽府安撫使黃叔敖弃城走落職降兩官與監當差遣

李孝忠者京師百司健兒也京都陷李孝忠隨衆奔竄出萬勝門得脫走京西沿路聚衆有義兄弟十人而姓李者皆立名連孝字孝忠為首又有孝義孝信孝成凡八人第九人乃張世也以衆寇襄陽府京西安撫使黃叔敖弃城走孝忠自南門入城肆焚劫虜子女驅強壯為軍遂擾其城而不去議者請罪叔敖弃城之罪故有是命朕惟國家分方面之權于平日遴帥臣之選付千里兵民之寄嚴列城節制之威亦唯事出于非常則當效死而不去矧襄陽都會之地實漢晉用兵之郊方慮憑陵恃為屏蔽豈有潢池之内侮遽捐城守以出奔坐使旄倪皆為魚肉詢迹其致禍安所逃誅念更肇造之恩始置惟輕之典削奪名寵斥之冗官往思民冤痛自懲艾

翁彥國以賦斂被罪

翁彥國暴賦横斂致亂東南其黨吳昉以腹心助其虐得轉運判官物論沸騰而莫敢言其人無聊生至有擊

登聞鼓以訴者上始知而亟二人且降詔引咎以慰其
民宰相李綱以姻黨昵彦國庇之至貼改詔書獨罪昉
而不及彦國中書舍人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
愚所未諭也於是卒正彦國罪
孫傅張叔夜遥授觀文殿大學士
李若水贈觀文殿學士
勅故吏部侍郎李若水立身狥國之死不懼忠義知命
無與比倫達于朕聞為之流涕可特贈觀文殿學士與
子孫恩澤五人賜銀絹五百疋兩
耿南仲落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制曰兵家之筭所貴伐謀廊廟之臣豈容誤國儻或信
常談于紙上不知墮黠虜之計中苟偷歲月之安馴致
國家之禍人言薦至邦法可逃具官耿南仲頃預政機
適當邊警朝廷可否唯予舊學之評天下安危恃爾老
成之重謂當決泥水之戰乃專主平涼之盟坐使中原
幾為左衽朕痛夫二聖之狩考昔者辟臣之言誰致亂
階汝為戎首姑鐫祕殿之秩以正具臣之誅尚省厥躬
毋忘予戒臣寮言南仲專主講和之罪故有是命
二十五日甲寅邵溥落職京東小郡
制曰臣子事君當守險夷之一節國家多難豈容顧避
之兩端具官某服在禁途久更器使昨抗章而請覲既
優詔以俯從聞有出疆之行乃為擇地之計懷詭如此

為爾悵然其亟解于近班用黜臨於小郡茲為寬宥毋廢省循

二十八日丁巳遣使撫諭諸路

上謂黃潛善汪伯彥曰金人肆毒中國生靈塗炭朕不得已而徇天下之情二聖北去繼序宝聊思所以追奉鑾輿者必思所以安人心求所以安人心者必求所以去民瘼比雖下詔多方凡經殘破州縣優加循恤若未盡也可遣使諸路撫諭及詔川陝成都京兆府京西襄鄧州荊湖潭州荊南府江寧府揚州仰逐路漕臣積聚錢糧帥守修治城壘宮室官舍以備時巡省觀風俗仍令務從儉約勿致搔擾三省樞密院奉以施行

解州民邵興據神稷山屢與金人戰大破其軍

邵興字晉卿解州安邑人也靖康金人犯晉絳興因起兵為盜人呼為大伯據解州神稷山屢與金人戰金人執其弟翼以招之興不顧其弟飲泣死戰大破金人之軍

六月一日己未朔詔張邦昌一月兩赴都堂

詔曰張邦昌知幾達變勳在社稷朕尋諸論道之地寵以王爵欲與日引同朝共理萬物而瀝懇牢避雅志莫奪朕以崇德報功憫勞以事而養民保國實賴圖惟雖已斷來章宣赴都堂治事未極褒崇之典考諸祖考故實惟元祐間文彥博以累朝勳德禮絕群臣一月兩赴

都堂平章軍事寔為異數今邦昌已降指揮參決大政屬望尤重可依文彦博一月兩赴都堂仍不限時刻出省急速大政許宰執同就第商議以稱朕優假荷賴之意初邦昌累請退不許及乃降是詔

新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綱至南京行在

是日李綱到南京行在有旨宣詔綱當晚赴內殿起居奏曰臣未到行在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為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為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為相如臣愚意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為仇敵其所喜者為趙氏耶其所惡者為趙氏耶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可以為相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特違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

二日庚申李綱進劄子論十事

其一議國是其二議巡幸大略謂車駕當一到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

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詔有司預為之備其三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偽赦書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為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議偽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者受偽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議本政大畧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議久任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多而大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議修德大畧以感天人之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獨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

炎興下帙五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日庚申盡四月壬戌

綱議國是奏劄曰臣竊以和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是奏劄曰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帛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小衂而不戰於和

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朝廷以春初固守為
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
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兵
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詔以疑四方勤王之師
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
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
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
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
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祚
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摠師大河之
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
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
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
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
兄沉于虜庭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孱
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昔高祖與
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
祖不顧其戰彌厲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則不顧而戰
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郤欲謀立
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
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
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

盜賊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甲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強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君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隨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其地以遺我得金帛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曰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其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歲交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中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既彼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可用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而攻城破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元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能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讎以

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
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畏威而銮輿有可還
之理儻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
太阿以其柄授人借冦兵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
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
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
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
以勾踐為法甲身重賂以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
成將來之志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
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吞越之
志故勾踐得以甲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
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
之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
河北遣使降偽詔以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
氏哉雖甲身至于奉藩稱臣厚賂至于竭天下之財以
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
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甲身厚
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
為朝廷計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啓居極所以崇奉
之者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来冦則嚴守禦以備之
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
請有此武功以候將来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

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趑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唯其國是不定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國之功可期矣上大喜付中書省尊守

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翰离不由河北至燕山

○三日辛酉李綱奏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乞早降處分

李綱傳信録曰是日李綱奏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十事仰黷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欠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不同者更俟欵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迹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居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奉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且以為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偽詔以

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彦國等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迫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之本未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僭而必誅況邦昌已僭竊罪宜何如陛下欲興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為三公真王參與國政何以示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徑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彦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方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迓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何如好問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天朱泚蓋未迓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之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哉因泣拜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来日將上取旨

四日壬戌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臣寮上言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

秋之義人臣無將而必誅況已僭位號為天下之所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參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體國之意但有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以踰年從胡騎以偕至乃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危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三十餘日迨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回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指瑤華為宋后豈有意于趙孤逆計顯然文飾詎掩逮知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平章大政極有褒崇以罪為功臣所未諭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邦昌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察其罪惡早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六月四日奉聖旨張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于迫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仍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月具存在申尚書省劄付應天府差官伴送至府界關報前路官司州軍巡尉各令互相關牒施行

制曰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張邦昌身受國

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繇于迫脅惻然姑示于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中興姓氏録叛逆傳曰張邦昌字彥能元符三年以甲科登第累遷工部尚書使于高麗国適高麗國王死國人重中國之使權立邦昌為國王後詔還之宣和初為尚書左丞三年遷中書侍郎嘗與童貫議事面折其短士論美之六年貫再領軍往謀取燕邦昌建議止其行靖康初除少宰俄除太宰隨康王使于金國軍前及康王還京繼隨肅王入金國金人多喜之及金陷京師欲滅趙氏取邦昌至京城外京城留守王時雍等迎合金人之意請立邦昌為帝金人粘罕命邦昌入京百官軍民迎拜於南薰門內邦昌入居尚書省令聽百官軍民會議於尚書省時雍榜曰大金已定冊立張邦昌太宰有異議者夷三族軍民唯佳時雍同徐秉哲呂好問入見邦昌曰金人已滅趙氏欲冊太宰為君三日不立將夷宗廟生靈邦昌曰身為宋臣豈篡逆耶有死而已時雍等強之邦昌引刀自裁衆人奪之次日時雍等又逼請邦昌僭位金人遣使來促即位之期又遣蕭慶來冊立邦昌僭即皇帝位于京師詔書稱手

書聖旨唯稱面旨宣旨金人有取赴軍前者先奏然後
邦昌懇金人取還馮澥郭仲荀胡直孺等赦天下死罪
已下改國號楚以王時雍為太宰徐秉哲為少宰李回
路允迪知樞密院吕好問門下侍郎莫儔吳幵同知樞
密院及金人退師邦昌即冊哲宗孟后為大宋皇后俄
又請垂簾聽政邦昌復為太宰聞天下兵馬大元帥康
王將至南京邦昌上書以自明又遣謝克家奉上玉璽
又至應天府来迎王即位加邦昌太傅同安郡王五日
一赴都堂參議大事及李綱為相建議宜誅邦昌以戒
臣下臣寮亦言其僭乃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
置賜死時年四十七先是崇寧間望氣者云景州阜城
縣有天子氣甚明命開河于邑斷其王氣其後邦昌與
劉豫僭位皆阜城人也

偽楚録曰張邦昌僭位凡三十有三日是時圍城中士
大夫或受邦昌偽命或為邦昌利誘故記事多為邦昌
拔拭者謂邦昌以金人迫脅姑從權以安宗社每不敢
有僭逆意蓋邦昌竊位之初未知人心向背故繆為畏
避改聖旨為面旨易詔旨為手書姑安衆情其後布寛
恤事件以收人心慰撫太學獨厚以收士譽至出辭虜
酋則安然用天子法駕所過設香案百官望塵起居並
如故事矣如金人四月一日退師之後邦昌尚仍衛兵
閉守都城文移中削去靖康年號置修城司專委侍郎

邵溥提領修飾樓櫓方且肆赦天下止勤王之師與外路帥守書札皆斥其名仍用國寶援藝祖立周太后故事冊隆祐太后為宋太后又皆金人退師後見諸行事者其僭逆之迹昭然雖邦昌亦不能文也後見諸路勤王之師輻湊臺諫交章以陳禍福知中外之情不附又家屬拘縻廬州方議遣使康郤繼請隆祐垂簾聽政始就臣位若謂復辟非邦昌之本心則可矣

李綱建炎時政記曰東京留守司鞫治華國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竊居福寧殿李氏奉之時果實為獻邦昌亦厚荅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欲退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出邦昌出禁李氏送至內東門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用乘輿服御及陳氏奉上宣諭曰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名為妻

秀水閔居録曰張邦昌以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謁海神廟夜夢神告曰汝他日當為中國侍郎但不可為秉國大夫後十餘年累拜小鳳靖康改元金虜犯闕正月九日拜右相後兩日出質于虜營與之俱回燕山次年都城失守虜人立為偽楚

吳曾漫録曰張邦昌知汝州一日百姓下狀有曰伏乞

上命指揮者邦昌以非人臣所敢當繫其人于獄自劾
待罪時朝廷但以不應為杖其人邦昌無罪可待後偕
竊其黨有援此以為開國之祥吁可怪哉
又論受偽命臣寮傳信録曰是日進呈論受偽命臣寮
上宣諭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
如王及之坐蓄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
為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
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
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
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
訪優加贈卹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
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幵莫
儔傳道意肯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
秉哲奉金人肯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
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
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偽命皆為執政此四
人者宜為首上以詢吕好問而好問以為有之得肯皆
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内王及之余大均周壹文胡思
陳冲等並令御史臺疾速取勘候案到日取肯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

炎興下帙六

起建炎元年六月
五日癸亥盡其日

五日癸亥責降王時雍等

臣僚上言金人之變而近臣百官有爲金人股肱者驅逼二聖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如王時雍徐秉哲余大均者有爲虜人之喉舌傳布命令廢本朝而建僞楚如吳幵莫儔者有因爲姦利污染國戚如王及之者有爲僞楚之輔翼總其政事如馮澥李回者有受僞楚之官爵與商議論如李擢孫覿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

國以諡邦昌或爲定冊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爲怪如胡
思顏博文王紹者除徐秉哲已責授余大均王及之胡
思別聽指揮外王時雍等並安置
王時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高州安置徐秉哲責授昭
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 吳玕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
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
朕惟國家勵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大夫於衆人之上
非以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徇國之無
人知銷艱解紛而奚賴具官早緣推擇進躐近班當君
親蒙犯於氛埃至臣子盜竊於神器茲非小變何以生
爲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闊略勢不
可容宜寵秩之盡鐫以一官而置散無忘自省服我寬
恩

王紹除名勒停送容州編管李擢責授成州團練副使柳
州安置顏博文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歸州安置並令所在州軍差人管押前去
別駕澧州安置孫覿責授海州
孫覿辨受僞官等狀曰臣在宿州見朝報有臣僚言章
稱受僞楚官爵與商議論有如孫覿李擢者奉聖旨散
官安置伏念臣自靖康元年八月和州召還十月蒙恩
召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資善堂撰文官十二月初三日
權直學士院詔劉具存又因東壁統制官不散特支例
降三官至今尚未牽復又自拘執虜營七十餘日至三

月二十三日放還次日便在假即不曾赴中書後省學士院供職二十七日虜人以臣元非放還人數復見追取雖一時竄匿得免而開封吏辛圖第追捕窘辱百端憂悸成疾一向家居在假不出直至四月二十四日陛下行臺至南京有旨催發一半官吏以臣充管押圭寶使二十五日參假受敕太后臨遣徑赴行在所有前後請假闕牒見在中書後省學士院閤門御史臺可以照驗即不當受官爵及預議議論今行遣徙置遠方實負天下之至寃只緣圖閉以來傳聞失實不知子細一例論列若不陳訴何以自明伏望聖慈將臣三月二十三日以後放罪月日體究詰實施行又辭中書舍人狀曰臣頃遇淵聖皇帝即位之日以國子司業擢為侍御史方中國稔四夷之禍而廟堂無定之謀群姦興訛匹夫横議臣冒居言路固無獨見遠慮陪輔聰明而一時誅賞不叶公議因事論奏僅能塞責言狂意拙輕犯衆怒怨讟所歸遂成謗數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而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欲還之賜第以為謀主宣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太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便居住罪同罰異物議沸騰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宣言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為有罪論奏不已於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仲達以弃官得罪既除削矣又傳逮詔獄

將致之死臣論蔡衡父子兄弟等亦弃官而去者何爲獨置不問於是詔御史臺根究臣等條具衡等兄弟親戚賓客之弃官者凡數十人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勸等亦貫死於是逃弃官守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關李綱不忍忿忿欲一戰驅之而幕府吏士皆年少書生縱吏以贊其決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賊楚天覺涓劫寨之日漏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户知之臣又論綱素不知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以綱佐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疏上不報是日日也植三幟於開寶寺牓以御前報捷爲名又張御幄於封丘門上以俟車駕臨受俘獲而王師殲焉於是行

營司官屬惟臣之怨又論太學諸生誘衆爲亂劫請人主拜免大臣支解王人流血波道毀撤廬舍掠取金幣幾至内訌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脅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漸不可長於是太學諸生惟臣之怨臣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羨嫁怨君父伏闕之後學官待罪可也乃降詔以奬其忠群凶懼誅勿問可也乃肆赦以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職收金銀牓以悅衆心開封尹代行暫御之職傳詔太學以沽士譽蔡京責祕書監詞臣追數其過宰相甚其言卻之三反竄定無幾王蕃潛師夜遁召兵於唐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惡而大臣

以分兵獲送家屬之功竟薄其罪主威陵夷必自茲始於是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太學官惟臣之怨時方蔽昵私黨以附下罔上臣獨論刺以犯權貴時方弃捐爵祿以市恩鈞名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群嘲聚罵恬不知畏以情妄行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爲痛定等錄文姦言以佑其父又崇飾惡語以併中臣終則言事臣僚又置臣於僞官之內此皆臣積致怨仇以蹈大難伏遇皇帝陛下廓日月之照下雷雨之澤一洗謗誣深垂簡照

趙子崧奏劄論列王時雍徐秉哲等十人乞正其罪奏劄曰臣切謂陛下始初清明萬國歸王急先務者惟用人而已風俗不厚廉耻道喪未有甚於斯時也小人既無所守則至於國破主遷亦不以爲意稽首僞朝自謂得計蓋緣平日習與性成不復知義利之分耳今王時雍等盡趨行在意氣揚揚略無忌憚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慱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子汚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無大指此十人者爲國賊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虜騎甫退此十人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未肆赦間又復督迫之時雍奴事金賊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已亡社稷以要功秉哲身爲京尹余大均爲

少尹助賊爲虐分遣捉事人追捕宗族急於寇盜立賞召人告首必欲搜羅竭盡而已有捉事人姓喬姓胡姓韓人尤爲殘毒至於拘濟王夫人於廬坊鎖閉如牢獄捉事人無高下今皆巨萬之富矣幷傳往來傳金賊語言迫脅城中士民俾皆捨正從僞邀請太上皇不容少緩言氣軒驁上皇至泣下璽統衆兵不恤國難棄君徇賊無所不至皇后及東宮將出都城人號哭遮道願無出璽數人以徇趣車輿以趨虜砦及之得罪淵聖乃籍賊威以陵侮朝廷不復知有趙氏爲虜人搜索宮嬪而擇其美者藏之私家邦昌既僭號胡思獻赦文曰無湯武之征誅有堯舜之揖遜遜字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皇恐以謂不可思曰如今更理會甚濮安懿王類慱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蓋謂陛下在外教邦昌畏金賊而不推奉也至王紹則尤爲悖逆其言不可道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宮祠既未足以正典刑又不足以安反側使此曹手柔爲萬世臣子之戒臣不勝忠憤

趙子崧家傳曰子崧字伯山太祖皇帝之六世孫也崇寧二年貢禮部奏名爲第一賜進士出身宣和中除徽

猷閣待制時王黼當國方議平燕鄭公居中領樞密生日士大夫例以詩爲壽公因以保全生齒固守歡盟爲諷鄭笑曰能保否能守否公曰公能保呼韓足矣鄭深領其言已而任子諒王子飛皆以書論燕事子諒謂巡邊之兵不宜過白溝一步子飛謂當遣辯士往使遼主問女貞事使勿諱欲兵助兵欲財助財遼人必感服減歲賜削敵國禮倚以爲外藩可又保百年無虞是貞得燕也不然我且殆矣公携以見鄭鄭奇二說而黼乃創立尚書省經撫房凡燕事皆專行密院至不與有識危之郭藥師來朝公察其微密語李丞相邦彥曰藥師叛遼歸宋其早見之坐殿門外瞻視非常有輕中國意大

則為侯景小則為祿山李相愕然曰子謂何以善其後公曰軍中最黠者張令徽劉舜臣也志不在藥師下令今若以燕薊封藥師爲廣陽王以檀順封令徽舜臣爲節度使許世守如折氏常勝軍授田爲世業尚可紓禍也明年黼又括諸路出夫錢盜起京東河北天下騷然命初下雖丞轄亦不與聞公又語李曰自古立大事未有無定論者管仲佐小白霸天下孔明說先主取荊取蜀皆預定計今平燕不先計軍食乃竭四海之力以供無藝之求何可繼也某常謂名為得燕實亡河北京東今既取夫錢則實亡天下矣李起握公手曰當爲上別白論之已而聞有旨未輸者減半然民已困矣黼失上

意頗欲置相一日李問客曰今日孰可相者居士曰無人可相坐者驚睨不敢荅李問其詳公曰里中有病傷寒者一醫汗之一醫下之外雖支持而中已耗矣謝前醫而訪草澤名士後至者投一藥則殆乃歸過焉今國勢大槩類此蔡京倡之王黼成之二十餘年二人者家富於國志得意滿全身而去天下病矣公議望公爲相公欲如何醫治李唯唯九月李果相公與李厚惕然思引去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郭藥師叛金師陷燕山居士即具奏乞留黃河春夫修城衆笑之未幾虜至牟駝岡游騎過咸平諸州大震獨陳方興板築兵夫二萬餘人居士又設三砦屯于城外收士卒礪器械以示有備賊至仲舒岡去陳百里而返先是聞上皇命淵聖爲開封牧且有南巡意任子諒時居陳居士問此舉如何任公曰可危也上果東下太子留守功成位不益萬一少衂歸罪留守矣居士曰公言與某合然非內禪不可任公復乃議以書廣相意云云曰是某意也丞相死能為寇準公能為趙犨否公曰敢不勉後兩奉大赦列位宣讀公大慟至不能起明年竭力治守禦謂虜必大舉自六月後即疏言畿之西南宜屯兵為備不然虜且扼吾師絕餉道又曰朝廷不須論三鎮棄不棄粘罕斡离不非爭三鎮實南鄉而爭天下宜天為之備願詔群臣毋以同異為論議專以國事為急其詳見奏議九月

四道置都總管公以書曉譬王襄又以書約潁昌應天
蔡潁諸郡緩急相援十月詔下團鄉兵公牒潁昌壽春
府廬蔡舒光蘄黃州信陽軍勤王曰恭惟太祖皇帝創
業垂統救斯民於五代塗炭之中二百餘年間恩浹骨
髓今天子慈孝恭儉視民如傷夙夜講求盡復祖宗法
度將以便民近者邊境失備虜賊再犯京闕尚未退師
天下之所痛心兼聞虜騎所至唯務殺戮生靈劫掠財
物驅虜婦女焚毀舍屋產業意欲盡使中國之人父子
兄弟夫婦不能相保狼狽凍餒歸於死地以逞其無厭
之心遠近之民所共憤疾況朝廷信賞必罰此正豪傑
奮發上報君親下保家室之時當所身兼臣子情同休
戚朝夕究心不敢少寧須賴鄰境搘角輔車協心戮力
以捍賊勢以奮王室近奉寮詔許結集義兵人自為戰
節鉞以下並以充賞請諸郡體國事不可緩公文到日
各懷忠憤多方措畫廣行招集或素著信義為衆推服
或武藝絕倫謀略可用或膽勇敢死不以軍民世家子
弟務在存恤激勵人人自奮知上尊君親下保家室圖
富貴免殺戮虜劫之患轉禍為福其利甚大又於靖康
元年蠟彈奏狀曰本府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後來不得
京通道路絕隔賊馬出沒不測自今月初十日以前平
安十一日以後諸縣及村落日日被劫臣赤手獨捍孤
城又以不通京城消息至尊父子在內臣猶激切痛徹

五內見竭力守禦以死報國自六月後來奏報不蒙施行今日果見危急輒募齎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又狀曰右臣自六月後來奏乞加兵嚴守輔郡累狀不蒙施行今來賊騎猖獗本府境內討虜日夜相繼又以京遞不通民心疑惑西道總管南遁不知下落今月十一日胡騎至本府城下臣見竭力守禦終恐無以報國徒有一死仰念至尊在都城四面隔絕痛激五內無以效毫髮臣見病心氣脚膝之疾曉夕巡城僅存皮骨輒募人齎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臣獲得姦細通說敵志甚大乞聖斷審應毋輕信誤國之言又募張澤隨陳貴齎蠟彈奏狀曰臣今月二十三日開封府百姓陳貴到府稱奉差同張亢齎文字至本府及蔡蘄州內張亢將帶文字不見陳貴獨到不知處分何事臣所遣統領官趙安十一月二十三日押團結軍民六千餘人前去尋訪張亢不見遭賊馬衝散縣尉二員不知存亡本府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後來四郊日遭驚刼屢至城下臣堅壁固守上下一心竭盡駑力諸縣及順昌府蔡州縣鎮皆以殘破臣義兼臣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別降密詔庶幾遵奉臣聞近郡賊騎多以潰卒為鄉導若朝廷那兵來京畿近郡勦除討虜以斷粮道其利甚大臣聞胡直孺在黎驛杜常在潁昌范訥馬忠在南京伏望聖斷責使效命毋令端坐觀釁又

再遣人齎蠟彈奏狀回臣於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募到百姓張澤同樞密院差來使臣陳貴齎奏狀前去至十二月初二日張元方到領樞院十三日聖旨即時差人關報鄰近多方措置招集兵馬外初三日陳貴復回稱二十五日虜騎攻京師遂致前去不得臣義兼臣子痛心疾首夙夕霣涕恨無捐軀之所臣聞范訥馬忠王淵在應天趙野在單州逐人所將甚衆又聞郭奉世將京東兵到亳州及江南湖北刀弩弓箭手正兵萬數不少皆到宿亳間臣累次遣中人間道移文及以書催促趙野范訥朱勝非併力入援仍責以大義言甚切至臣已撥廬舒潁壽光蔡蘄黃等州發遣勤王人兵到候一併團結前去臣以道路不通未奉平安詔旨無以自存謹再募人奏聞伏乞回降指揮以安民心所有本府曲折候路通續具奏報俄聞二聖出城東都四鄰皆陷公乃誓衆設壇歃血以獎王室於詭義力與虜拒其攻脅說誘日甚公且守且戰愈力首尾半年乃保全孤城以通諸道勤王之師康王大元師奏除竇文閣學士擢參大議張邦昌僭僞首移書訶斥使其反正并以書曉其僞臣王時雍二書皆千餘言辭指激切姦謀遂沮又多方間探京城事跡即令其人供具罪狀以蠟彈赴大元帥府隔絕之勢遂通而虛實得聞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

炎興下帙七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盡七月乙丑

又同何志同等差人押李恭佐狀曰責到翰林書藝局
著緑藝學李恭佐於二月初五日大金軍前取出至青
城見說初六日冊立張邦昌右子崧等世受國恩叨冒
從列聞上件稱說痛徹肝心不免差遣承事郎徐文中
從事郎范堉躬親管押李恭佐一名前詣大元帥府伏
望王慈詳李恭佐等所供及乞引至帳前子細詢問深
惟宗社之重日下進發大軍移屯南京仍乞選將命帥
提精兵要擊河北迎請二聖還闕兼契勘南京係興王

之地鴻慶宮神御所在可以號召四方子崧等見一面會議各發間探合軍前進至城下誅討僭逆迎鑾前詣大元帥府軍前躬聽處分小貼子子崧等竊惟國家之制親王素無握兵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今王室危難若非大王深念宗社大計仰副二聖付屬之意稍有猶豫則事去矣兼恐四方姦雄乘變而起卒難平定欲望大王遵用故事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承制號召四方旬月之間可傳檄而定又小貼子契勘南京汴水通流發運使向子諲已到永城方孟卿亦在泗州伏乞劄付逐官催促糧運至南京應辦大軍又小貼子徐文中李恭佐久在賊寨備知虜情范塤故學士范鎮之孫忠義世家伏乞親加詢問又同何志同翁彥國申乞用傳亮狀曰右子崧等竊見通直郎傳亮生於西陲習知兵事昨自金賊侵擾亮數上書計策朝廷召對未上殿間報罷亮還關中久之聖上思其所陳復遣觀察使韓膺乘驛求訪洎亮承命赴闕至陝府金賊已圍京城間關脫身至蔡州遂與士民建義勤王兩月之間其衆大集某等見其治軍紀律精明計議詳審各以兵委之統制亮忠憤慷慨既受之不辭見今進發入京畿方今朝廷命令隔絕國事危急如亮人才誠爲時而出但名位至卑恐未足以鎮服諸將伏望大元帥大王特賜詳酌與近上一職名使其人知大王深念宗

社之憂以得士為急務益加感勵趣立大功以報朝廷
又同何志同等繳元青狀據河北統制官趙宬解到京
師百姓元青一名責到狀詭番人國相立張相公做官
家呼為大楚皇帝待要遷都江陵右子崧等契勘今来
元青供狀比李恭佐等所述猶更詳細萬一是實即國
事危迫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所有遣范塤徐文中
齎狀申陳竊慮道路艱難不以時達兼恐王府未得見
今来所供事狀之詳伏望大元師大王深以宗社為念
詳酌某等前後所陳立賜裁斷早移行府號令天下若
更遲留竊慮逆臣盡以中原賂賊移據江東形勝之地
自保家族根本一去即於興復王室事勢轉難又遣閻
貢劄子子崧近兩具劄子又與何志同翁彥國同銜兩
遣屬官徐文中范塤及使臣鄭實等四次申稟幾事必
呈達王府某荷國厚恩蒙太上皇擢在從班付以藩輔
二年守禦竭力盡智粗免狼狽今親見國難如此未知
死所勢須不避誅責以底裏上布不復以一身禍福利
害為慮前所申陳似無可疑今日又得逆歸者三人大
槩不異而親賢宅乞少保孝忱下藥童親被開封府尹
勾出令隨本官北去其人在奉先寺十餘日逃歸稱凡
親王宗室公卿皆大尹徐秉哲勾追赴賊砦宗室逃在
民間者差捉事喬姓胡姓人搜捉必獲又有淮寧府百
姓蔣德逃歸稱城上城下並無番人自三月二十九日

去盡見有官員打青繖在城上差兵出城刻城外慢道仍盡閉諸門未搭濠橋以子崧觀之即是逆賊已為固守之計若更遲疑必失幾會某除已遣陳輿一軍入咸平趙扆一軍入鄢陵及會合翁彥國前軍與何志同蔡州等軍差傅亮充都統制初四日已離本府前去入衛如到近城見得端的即一面討逆子崧愚見以謂兵法先聲而後實用力不如用智今逆賊盜據勢不自營閉門刻城必是待金賊復遣輕兵或已留兵在城裏伏乞速下明令差敢死之士前去京城招諭臣庶有能執賊以城歸者醻以重賞兼聞左言作樞密范瓊作殿帥可說諭二人轉禍為福以先聲壓之以智謀壞之則不戰而自平子崧又思之萬一逆賊詭計遣使奉迎大王亦乞審處未可班師按軍近甸號召諸路之兵進討兇逆喻使自縛遣上將清宮然後入謁廟社迎請二聖以展孝道承制賞罰以繫人心戎賊聞之自應膽落小貼子某聞賊臣懇于金賊乞多留兵衛或擁兵而南奔或詐稱兩宮以惑四方猶不可不防乞速賜戒約州縣併力誅討又繳元祐皇后冊文狀曰右子崧等今月初六初七初八日節次據出京人及淮寧府寄居官收接家書並稱京師已迎請元祐皇后入宮并曾於太廟行禮及遣使詣大元師康王軍中奉迎歸京言說並同及得何志同家書并錄到冊文看詳引用故事即是張邦昌逆

狀昭著理當便行討戮某等竊謂兵事貴速不可猶豫伏望大王深惟宗社之重乘機進發駐軍東明子崧等各引所部兵前去躬聽處分若果曾遣使詣行府迎請乞即召張邦昌及管軍左言范瓊等躬親以素隊出詣帳前聽分別遣親信官然後入城設或遲回却恐姦人關伺致生他變又申利害劄曰一契勘金賊圖閉京城將及半年朝廷命令隔絶不通竊慮姦賊詭詐妄出號令鼓惑衆聽致四方施行不一深属不便乞速賜遍行下路州軍自今後凡有事宜並申稟大元帥府與決如有姦詐偽冒文字並不得施行一大元帥府自今號令宜結人心使知不忘宗社如近京州縣曾被賊馬燒劫去處欲乞速疾行下並與放免今年夏税一料仍乞逐處監司具合寬恤事件疾速申稟一契勘張邦昌弟邦基見任通判盧州并邦昌之母親属盡在邦基家居住竊慮別生事端乞專委知盧州馮詢提舉淮西茶鹽范冲火急密切收捕張邦基并邦昌親属斬首以絶姦心所有本家財産盡行拘管入官一宣撫使自童貫譚稹蔡攸輩為之取侮四夷敗亂天下今范訥尸此任逗撓自營罪狀明白況兵馬大元帥既已開府則宣撫使自合放罷伏望詳酌施行一契勘逆賊見據都城勢力漸固四方勤王之兵觀望首尾恐誤大事理宜速營江寧府以備緩急竊慮姦賊乘勢先有窺伺江南之意欲乞

更賜嚴切催促諸路兵馬進發討逆外別行選差公忠
才明官前去江南措置事宜庶得首尾內外相應可濟
大事一淮南賊閙瑾猖獗蘄黃之間嚴州遂安縣賊黨
益熾荊南竊據未得平定群賊李孝忠等見在潁蔡境
內有窺伺中州之意若不早行措置恐聞變乘釁盜據
一方則大事去矣契勘江寧府最是控要去處見係宇
文粹中右丞知府欲乞詳酌如可以委任即乞速賜劄
下如有所疑即乞速賜選差有才力官委以措置不可
少緩實恐盜賊滋蔓嘯聚逢蝟起據有形勢之地益難制
禦伏望疾速施行又申依應前赴京城狀曰奉大元帥
行府四月六日劄子令依前來措置事理奉迎二聖圖
保萬全所有抑逼城中推立僭偽事或非本心請進兵
近城按甲不動以俟當府遣人通問如金賊有存留下
官吏兵馬即盡行掩殺者右子崧已催發何志同翁彥
國節次入援及依應今來王旨外子崧亦起發前去京
畿至都城以來聽候大元帥行府指揮伏乞王慈詳子
崧等累申事理速賜移府近京庶幾姦計不行早見興
復不勝祈懇之至小貼子十二日據向子諲報有稱御
前齎文字人初七初八間夜半自亳州前去廬州認是
邦昌往問其母子崧先已申稟乞下廬州幾察未奉王
旨不免便宜於初七日移文廬州知州馮詢提舉茶鹽
范冲存恤其母幾察其弟邦基及權添差朝奉郎趙令

儦充通判專一防禦外萬一先爲逆使所得州郡未知事體或致尊奉或遂殘害皆害大事伏乞行府速賜遣官星夜前去說諭馮詢范冲令儦示以寬大之意仍將逆使拘執及取索元書繳申復奏狀勸進凡數上不已上既登寶位特授公延康殿學士建三屯之議曰臣竊惟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拓地非所先也疆埸既廣必有腹心之患蓋因有益以作無益其爲患可勝言哉國家累聖以相授未嘗玩兵雖北虜景德之侵元昊寶元之叛亦務函容兼愛夷夏之人不欲起邊隙尋干戈故百餘年間天下安然豈非以四夷為中國守乎自王安石首用王韶開熙河高遵裕爲五路入界之舉徐熺敗於永樂西邊繹騷民力重困宣仁聖烈皇后守祖宗之法爲甚嚴每戒邊臣不得生事紹聖之後章惇蔡京相繼用兵以幸厚賞所得尺寸所費山嶽視人命若草芥用邦財如泥土童貫尤無遠慮凡一出師敗績則掩覆而不以聞取荒地築遠壘則錙銖以計功疲弊生靈略無所備遂使五路精兵皆困弱逃亡不可復用此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也末流買地燕山馴致禍亂可不鑒哉其熙河等五路自紹聖以來進築州軍堡寨欲望聖慈委諳練邊事臣僚同五路帥臣相度將不係緊要控扼去處並罷明遣使告諭夏人示以德意那守禦之兵分屯陝西路却那陝西見在兵馬捍禦河北河東與河

東河北之師爲三屯之計如此則省財用固舊疆結夏人吐蕃之心收將佐士卒爲中原之用是一舉而有數利也比者虜騎雖遠而濬衛河陽屯兵修壘艤舟北岸以示再渡若不急作措置其可慮者甚大今若那河北河東之兵六萬人分爲三屯一屯青鄆之間平時訓練以備非常虜河中陝華之間一屯京東澶濮之間一屯深入擣燕山雲中之虛焚舟渡河示以必死人自爲戰未必不成功也兵法曰避實擊虛又曰攻其所必救臣雖不知兵徒盡愚忠惟陛下更下公卿詳議留神而擇其中其後奏劄乞正王時雍等十人之罪付獄鞫治明正典刑爲其黨娟忌乃設陰謀使鎮京口總十旬趙萬反公重傷退保江岸上章待罪忌者計得貶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後復修撰辛詔荊襄關陝江淮以備巡幸張所傳亮召赴行在

先是右僕射李綱進劄子大略謂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為朝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欲乞於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

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儻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有旨除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綱選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綱薦張所傅亮故所自青授鳳州團練使江州安置亮趙子崧守陳州闍孝忠守蔡州黃叔敖守襄陽府趙子櫟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安縣捍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叔敖轉一官除秘閣修撰子櫟除寶文閣直學士彥卿除直秘閣千秋轉

一官通判江陵府

王襄趙野散官安置

制曰趨朋友之急者不敢以在亡為辭議春秋之誅莫先於功意俱惡爾頃縣近彌出摠重兵受朝廷數世之恩固當前死聞君父重闇之急忍復自營乃專懷顧避之私至巧作遷延之役視國家有如於胡越刈生靈不啻於草菅言者以聞為之於邑其黜從於散秩用投畀於遐荒茲謂隆寬毋忘至戒以為總管日逗遛不進故有是命

六日甲子內降七事手詔

朕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函夏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款師待以不疑墮其姦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迨朕叔父弟昆宗戚屬悉被驅逼禍故之臻古所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心念父兄幽辱于虜廷憫生靈重罹于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于朕躬以濟于艱難以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猶軫朕懷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嘉憫當厚與撫循賦斂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為資因間虜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今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贓吏為姦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賓于典憲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以往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用旁招俊乂竄黜姦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虖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持天下之軍民不願淪於夷狄當協力以相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七日乙丑李回責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

居住

制曰節義廉耻朕所望於士大夫也方國家艱危於此觀人而以擇利誤朝形於言者之牘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事兩朝嘗參二府既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辨正僞而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於中祕以分務於陪京服我保全毋忘惕厲言章論列防河兼受僞官故有是命

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謚

劉韐能死節不為敵用特贈資政殿大學士特進

制曰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仰成之着哲挺然不屈於兵柄既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頗藩條懋治民之政外臨邊瑣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屬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虜將令毀節於僞廷龍勝飾巾心肯移於二姓仲鎡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贲九原之遂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譚世勣贈延康殿學士

制曰松栢有心於歲寒而乃見瑞璵至寶豈烈火之能遷朕遭胡虜之亂常陰弦士夫之所向責其大節全者幾人方嘉一士之聞已歎九泉之隔清規如在褒典可忘具官某學貫群書文馳極擊純誠自表坐銷世俗之浮廉靖無求獨得古人之大蚤預時髦之選備更法從

之華二聖所知群臣鮮及肆履艱危之會果專忠孝之稱雖甄濟佯瘖靡污天寶之亂而襲生遽夭不見南陽之興爰錫命書升華祕殿以警具臣之聽以爲信史之先奠爾英魂歆吾至意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

制曰賢者事君豈爲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旺仕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壺之醜虜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頹行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沈寃念逝者之何辜爲潛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祕殿仍加卹於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

炎興下帙八

起建炎元年六月八日
丙寅盡二十五日癸未

八日丙寅內降黜責士大夫手詔

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伏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為姦靡所不至實為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猶顯著者置加竄黜為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臣卒伍理當闊略以責後効惟王宗濮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示

各宜知悉

內降手詔王宗濋首引衛兵逃遁至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示含容一切不問宗濋可散官安置

制曰國寶城闉嘗誅而已將援抱鼓生死以之矧提禁旅之嚴中護皇居之重儻先失守安所逃刑具官王宗濋蚤繇戚畹之華擢寘殿嚴之遂庶幾自力上荅所蒙方兵戈交內外之鋒於呼吸有存亡之變衛吾宗社恃汝腹心乃無効命之忠唯作全軀之計望風驚竄委衆潰奔朕推禍亂之原知汝罪辜之首宜明刑憲以謝國人尚緣四姓之親姑從八辟之議妥鐫寵秩畀以散官其堅訟過之心服我好生之德

洪罔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繼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司有請也

傅雩特授宣教郎借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

朕講殊鄰之好求專對之才念國家艱難之餘乃賢者馳騖之日以爾疏通無壅況鷙有謀雖山濤不學於孫吳而季布得聲於梁楚比選出疆之使實膺仗節之行方事遐征無幾微見於言面宜加寵數送禮樂而有光華是用擢之銓調之中假以事官之貳庶爾一言之合成吾兩國之歡日佇來歸毋忘自力

遺史曰先是上即位痛念鑾輿北狩未還欲遣使于金國通問且祈請河北已差周望而河東難得其人李綱

薦雱有專對之才雱字彥濟臨江軍人進士及第時從事郎乃改宣教郎借工部侍郎使于金國識者已知上意在乎講和矣

募河東河北忠義之士能保有一方或力戰破賊者授以節鉞餘賞有差

宗澤奏劄論不當割地

朝廷議割河東河西及陝之蒲解宗澤奏劄論其不便曰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授增光其緒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眷祐為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柰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蒲之解乎此三者太宗基命定命之地柰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賊再犯未嘗用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曰征曰伐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虜言是聽惟虜求是應因循苟且時終之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賊虜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

解茲非所以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西遷既覆之轍爾是欲裂王者一統之緒爲偏伯者爾爲是說者何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壞忠義之心褫忠義之氣俾河東河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爲忠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衰老不勝憤痛激切之至

十二日庚午謝克家范宗尹並落職宮祠

制曰父母君臣之義所謂在三死生禍福之間豈容有二具位謝克家范宗尹被寵有日宜知所天乃國家遭變之時昧賢者潔身之道雖楊雄之投天祿自以無它然鄭虔之貶台州難於幸免宜鐫華秩退領宮祠茲於宏貸之恩毋廢省循之戒

十四日壬申內降河北河東諸路官吏軍民手詔

詔曰敕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內禪海內欣戴日徯治康而朞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姦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盡取玉帛子女公私財力爲之耗竭乃始劫遷二聖中宮洎皇族尊幼中外婣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揔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心願與天下忠臣義

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聞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恃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挫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焉已命遣師以為應援兩路州縣官守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勳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等優加陞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為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河北河東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

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

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

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

又命榷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

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河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

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

李綱傳信録曰右詔命數事皆上意也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閭有破賊捷報虜人圖守

十七日乙亥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俣各降兩官

制曰御史於百官之囘邪政事之闕失皆得而言之朝廷所恃以爲安危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顧獨無責哉頃者戎馬内侵變生都邑鑾輿出狩事孰大茲汝曾無一言爲國長慮乃始終和議墮虜計中今而不懲失政刑矣祲官二等聊著厥辜尚服寬恩無貽後悔

范瓊加定武軍承宣使爲御營使司同都統制以討李孝忠

范瓊在京師圍城中心迹甚惡上初即位姑示涵容瓊至行在乃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温州觀察使加定武軍承宣使爲御營使司同都統制俾率兵往討李孝忠是時孝忠作亂于京西也

叔向伏誅

叔向擅置救駕義兵所招聚兵得京城統制于渙在其軍中渙省悟以爲未便乃詣南京告叔向不當擅起兵

命劉光世擒而誅之渙後隸留守司

馬忠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充河北經制副使制曰朕於將帥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勝具官某粤從小校擢領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比謂夙夜分朕顧憂乃亡多筭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生失事機宜鑴節制之崇仍捐使權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以與金人戰于河北敗績故有是命

張所爲河北路招撫使

張所乞車駕還闕有五利不許乃授所河北路招撫使

粗州百姓岳飛初緣所爲効用

耿南仲責授節度副使南雄州安置

制曰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禄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傳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之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眊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爲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薦至庸此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南仲以專主和議初遭論列落宮觀士論未厭臣僚因再言其事故有是命

林泉野記曰耿南仲字睎道開封府人深明易經賢關馳名元豐五年登第淵聖在東宮除太子詹事授太子

以易靖康初權知樞密院事遷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
子延禧爲中書舍人金人犯順南仲怯懦無謀每佐李
邦彥吳敏主和謝克家孫覿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
劉觀民附會南仲康王出使辟延禧參議加龍圖閣直
學士金人欲割河東河北命兩府二人往議聶昌辭以
親南仲辭以疾上怒遣南仲割河北聶昌割河東昌至
絳州爲百姓所殺南仲聞不敢往會康王起兵相州以
延禧在幕府故往投之凡元帥府事皆與連銜王即位
南京充禮儀使未幾以覲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後臣寮言其主和誤國之罪落職再言降軍節度副
使南雄州安置至吉州辛所著易講義易明象二書行
於世延禧字伯順爲中書舍人康王出使辟延禧參謀
除龍圖閣直學士制曰唐允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
囲鶻於萬里海外而以博士通經術者爲之貳朕初嗣
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之良選
任之難視唐爲重矣具官某疏亮宏博清明冲淳典學
足以擅多聞英辭足以鼓羣動潛宮之舊義同艱難往
馳一介之書修復兩朝之好惟孝子辭親之義豈不遲
遲去父母之邦而大丈夫許國之忠初無剌剌顧婢子
之語擢自詞垣之邃進升內閣之華幹予心膂之憂以
靖干戈之難毋忘勵翼嗣有寵章康王建大元帥府為
霸府官屬王即位進中興記表曰參大府之末寮建明

無補紀中興之盛事潤色非長強勉成篇矜慚罔措臣某中謝竊以乾元首出庶物佑下民而作之君上帝監觀四方有大德者得其位洪惟巨宋嗣有真王慎德而四夷咸賓干戈不用允治而萬世永賴年穀屢豐遭姦臣變更之餘至國制搶攘之後幾及詩人小雅之變誰思創業大風之歌金國肆殘暴之威彼萬方並告于上下皇天有恢復之意俾一人輯寧於邦家始緣五利以和戎繼長萬夫而建帥曁經大變迄有成功恭惟皇帝陛下湯勇自天尭仁因性聰明睿知而不殺剛健篤實而日新初臨銅馬之營推心而不貳逮出靈武之使修睦而無疑崇臺定三箭之祥朔部有兩王之號及大呼而起義勃興虎變之文至勸進之交章肇正龍飛之位殫面者欲雪大恥左袒者感懷舊恩君萬邦而百官是承唯天佑于一德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唯民歸于有仁雖阻險艱難之備更蓋損益盈虛之有待念淵聖逡巡而臨遣與陛下英銳而請行錫玉帶乃傳國之祥合春氷乃受命之始凡漢使之迎代邸與靈武之奉肅宗歷觀人鬼之謀參考符瑞之應行軍集諸將之議定策聽老臣之謀事有初終跡存首尾障狂瀾於既倒孰知崇論弦議之所繇揚儒績於無前要明盛德大業之初初當於文館鉅儒而求鴻筆乃以帥幕舊屬而及微臣伏念臣本乏材能但緣遭遇頃陪後乘羞捧辟書晝預兵戎

之謀夜陪樽俎之樂辱褒音之屢及認眷奬之彌隆子
犯負羈紲而從文公固顓愚而有罪鄧晨以圖讖而知
光武常精白而無它故茲流落之餘每荷恩怜之及顧
臣淺陋何所發揮然臣聞建元太始之施爲馬遷過於
矜夸至天下以爲近謗建武中元之符慶史官不容撰
集故來世罕得傳聞如臣一介之微乃有千齡之會摹
寫乾坤之大自揆難工攀依日月之光徒知盡力忘其
無識狂則有餘

二十日戊寅汪伯彥除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

二十一日己卯金人斡离不殂

節要曰斡离不知皇帝即位于南京故事粘罕於草地
避暑議還太上皇粘罕未之許斡离不打毬冒暑以水
沃胷背病傷寒而死金國太祖實録曰斡离不名宗望
呼皇子

二十五日癸未呂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臣僚章疏論受僞命臣僚多有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
施行如十友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
呂好問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
州

呂好問辨事僞楚奏劄曰臣輒有誠懇仰干天聽伏念
臣世受朝廷厚恩義同休戚多事之際理不當自退自
逸然事有不得已者豈免喋喋伏念臣賦性迂踈分甘

退縮昨淵聖皇帝召臣畝訊之中擢至言路超踰等輩遍歷要近屬胡虜猖獗都城失守淵聖皇帝再幸軍中因而不返臣憤痛切骨屢欲自裁蓋嘗接狀乞守本官致仕而孫傅張叔夜責臣以世臣之義當死社稷不可止爲身謀求自免而已臣實感其忠讜許以身任其事苟以不成繼之以死於是執手泣別相勉盡節臣念變端經畫求所通誠懇導迎立之意並是夜間方敢諸處訪聞書寫文字既而張邦昌入城臣首勸邦昌當應天順人迎立陛下時張思聰蔡安中傳檄吳革李進皆預臣謀孟忠厚蔣師愈常淵皆知其事後趙子昉輩宗室戚里亦多知之則臣之心迹不為不顯以天地宗廟之靈陛下即位於南都則臣已獲初心故自信不疑既而奉元祐太后聖旨差臣賫手書慶賀陛下纔一登對即被簡求位居丞轄參預大政陛下於臣可謂厚矣若不察臣之心何以至此今人言滋章深爲可畏既不究其事實則是意必有在臣非不欲竭誠盡力少裨萬一竊慮上負付倚之重下遣進退之義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察臣誠悃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垂老之年有以坐觀太平之化干冒宸嚴臣無任皇恐戰慄之至取進止

又臣近者屢求罷蒙陛下察臣心迹令諸處不得收接文字又特降御札稱臣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賫帛書

具道京城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復勸進臣僚所不知付尚書省行下照會臣一介之微而陛下左右保全雖天地造化之恩無以過此然臣竊自謀之於心勢有不可不去者昨金人圍閉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為不難況臣於邦昌未入城之際曾乞致仕重念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賢者之責身任宗社之重不敢保身全家坐視朝廷阽危故臣忍耻含垢逭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人衝圍賫書於陛下而又畫謀奉迎幸而天相神助得覩陛下今日中興之業則臣之志願足矣向若金人網羅得臣所遣之書而臣之謀畫萬一洩露臣之一身當如何臣之家族當如何然則臣之果愛死耶果不敢愛死耶區區之忠臣自知之皇天后土知之宗廟社稷知之陛下又知之矣臣之心跡顯然明白臣今求退乃其時也乃初心也臣猶自以為當去況它人乎況言者乎方今國步艱難當惜寸陰而當路之人未暇及它而唯臣是攻則臣之罪大矣是言者必欲去臣而後已也臣若不速自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意急臣亦避嫌而不敢謀國則兩失其宜伏望顛躋之危憫臣求退之切罷以宮祠許之自便既以杜言者之口亦以安螻蟻之誠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

炎興下帙九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盡七月四日壬辰

紹興八年敕送到右宣義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呂用中狀伏念先父好問昨於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初金人欲圍州之際方除兵部尚書即值國家禍變二聖出幸虜營先父投檄致仕時孫樞密傳謂先父曰尚書怕死耶傳以執政留守當死軍前公世受國恩須承當興復之責張叔夜在傍謂先父曰尚書若不怕死何不了此事叔夜則須去軍前効死也先父不得已而許之繼聞金人欲為僞立張邦昌先父本欲閉門不出衆皆責以

不出何補不若勉強一出以患禍動之先父送至省中以禍福喻邦昌勸一面令迎康王及請元祐皇帝權聽政事及勸卻回金人所欲留兵以明逆順是時城外消息斷絶於是鑿竭家貲加以假貸陰募李進冒犯重圍齎帛書往河北求訪問今上皇帝所在李進屢遭金人捶打幸無敗露至開德府知州王棣考其事因進以實告棣大驚即差人伴送至大元帥府投下其後金人欲退先父痛念二聖鑾輿不返又遣人詣大元帥府勸進此皆上下之所共知豈敢少有詐誕以欺罔天下也先父當時又於大雪中夜間密遣子弟陰與孟郡王忠厚相約請昭慈聖獻皇后入禁中正毋后之位以安宗社金人才退先父即以兵部吕尚書貼子請召百官入内以邦昌手書請昭慈聖獻皇后聽政大事遂定主上既登寶位先父即至南京主上嘉其忠義艱難首擢尚書右丞遭言詆訾主上灼見底蘊出親札付尚書省其間有吕好問昨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齎帛書具道京城内外之事金人南退又遣人勸進臣僚所不知之語此可驗乎當時金人據城反守城外虜騎連數十州殺人敝野城中達官被殺者甚衆而先父遣人齎帛書犯重圍而出若使少敗露則必盡遭屠戮與夫自經溝瀆身享美名子孫獲厚禄校量利害孰重孰輕何必區區遣人犯圍自為殺身滅族之禍也先父向若金人退方遣

人齎帛書旋謀迎請昭慈聖献皇后則豈敢逃天下之
責蓋緣十餘年來未有爲先父發明此事者故士大夫
亦不知本末使先父時遭謗議久不獲伸用中今者竊
觀臣僚章疏尚以先父爲言則是先父事迹終未辨明
人子之義不可彊顏立朝亦不可嘿嘿而去用中已於
十一月一日以後在假更不敢赴部供職伏望特賜敷
奏如用中所言稍涉虛誕即乞將用中重行黜責或先
父事迹有實亦望朝廷暴白先父勞効仍乞陶注用中
一在外宮觀差遣候指揮十一月十六日奉聖旨用中
所陳録送史館所乞宮觀不允
二十七日乙酉折彥質散官安置錢蓋落職分司許高許

亢編管

臣僚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爲宣撫副使逃入川陝錢
蓋爲陝西五路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許亢揔兵防河
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旨彥質責授散
官昌化軍安置錢蓋落職降授朝奉郎分司高亢編管
海外州軍　錢蓋落職告詞曰蓋緣推擇多所踐更付
之五路之師處以三秦之地方鄰邑受圍之日乃藩維
奔命之時所冀投機庶能弭敵豈有望風而先潰專圖
擁衆以自營乃縱叛亡肆爲攘奪朕方念吾民之死禍
汝猶採虜說以誑朝雖示小懲未厭公論其鐫延閣之
秩往陪祠官之閑尚服寬恩無重後悔　錢蓋降官告

詞曰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
蔑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擾邊疆場多虞責在將
帥具官某荐更任使擢寘近班屬三陲內侮之初付五
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邊鄙工聞辛敢吾事
原情定罪當寘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効思
補厥愆

宗澤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充除顯謨
閣待制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錢盖後官依舊陝西經制使

初盖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北於朝廷無毫髮
利而歲費不貲為中興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
撫有舊部以為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為國人
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朝廷再欲策益麻党征
復盖職名依舊為陝西經制使齎告賜益麻党征措置
湟事因調發五路軍馬發赴行在故有是命

二十八日丙戌李綱進劄子乞募兵買馬募民出財以助
兵費

募兵劄子大略為國家以兵為重方熙豐之時內外禁
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
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
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
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

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以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名而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關河北京嶽為之一空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

京師之馬入於賊者萬有餘足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式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略為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為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錢破州縣振提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斂之所能供辦又不免橫賦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使赴軍馬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

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家室不可得況財產哉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得旨於陝西河北路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二萬人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及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或招收潰散兵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萬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關諸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內外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召募及一軍就本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管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馬分為三等格式以定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拍買外餘並藉記赴官揀選及格式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揔之又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樁管聽候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擾擾者命官黜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叙並保明推賞

又議控禦之策

大略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蠭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繼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為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知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荊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事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

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

置賞功司

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三省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違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敕榜揭于通衢

湖北群盜閻瑾党忠薛廣祝靖皆赴招撫司自效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司納款

温州觀察使樞密院承旨王瓚除河北路經制使通直郎直祕閣傅亮除河東路經制副使

白馬滑濬抵滄州依大河置巡察六使分六處以為斥堠

七月一日己丑李綱進劄子論修城池繕器械

謂國家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頹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得能守而郡縣遂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應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

炎興下帙十

起建炎元年七月四日壬辰盡其日

傳雱建炎通問録曰建炎元年皇帝車駕到南京即寶位雱差出自西京永安陵頭檢視陵寢回歸至南京出頭參見李丞相綱首以使事相問雱即願請行得指揮赴都堂見宰執商議使事是時分河東河北河北使命易通係已差人下周望河東路使命難通被差人往往多乞辭免未有人承當此行李丞相奏知河東奉使臣與傳雱言一言而合即得旨差雱河東路奉使國相元帥當月授告次日謝又次詣都堂辭宰執取稟使旨又

商議軍前合應荅事宜兼慮虜人有未曉達軍前事理合須取覆宰執請教黃潛善荅云今日使事係通問之初虜情未測奉命出疆者當自有所處兼應干軍前事宜難以預行料度況朝廷任人不任事奉使請一面自計度裁決不當更問朝廷雱即時交領國書及禮物辭別歸國信所一面便辦行當日得指揮限次日出門即起離南京前去京東措置一行禮物等事七月盡間方到鞏縣便差人齎大宋通問所牒去大金國河陽府投下乞計會差借船隻渡河蒙河陽知府張臣侍郎回牒稱為是國號不同難以過河即時備錄申朝廷外一面再移河陽稱係是於貴朝通問事理急速不敢注滯欲乞早希公文回示再蒙河陽府回牒稱是國號不同未敢擅便放令人使渡河已申取上畔指揮候得指揮別行關報前去至第九日方得河陽關報稱今來已得上畔指揮許令南使渡河仍打減人從方得擺渡自河陽府至雲中計一千八百里來往回共九日得上件關報回接伴使副兩人俱至正使是王秉彝學士副使是契丹蕭太尉正使王秉彝先問云貴朝今來差奉使侍郎去見國相元帥不知理會甚公事雱荅曰以此行別無公事只為今聖皇帝方即位差雱於貴朝通問又問既是今聖皇帝已即位之時昨來所立大楚却如何安排雱荅以張太宰以郡王封之如雱今之行郡王亦皆預

議虜使又問此是大楚欲如此是貴朝抑令其如此雱
荅以天下四方謳歌獄訟既盡皆歸於今聖皇帝張太
宰欲為自安之計亦只得如此虜使又言此段事上畔
人當時亦曾預料他日大楚必須如此然而今來奉使
侍郎既是去見國相元帥時却如何說雱曰既到貴朝
奉使豈敢詐偽每事必以實情去相告虜使歎服稱奉
使此行國相元帥素喜忠義之人到雲中府門外國相
遣中書舍人出門相迎館伴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
相見問來時不知貴朝有甚公牒雱荅以使人遠來通
問今聖皇帝令再三起居國相元帥自有通問國書云
郎君來日就行府准備相見託館伴關借擡掉共三十

以兩卓載朝廷禮物二十八卓載使人私覿禮物是時
朝廷禮物亦少只有錦十疋玳瑁家事三件使人私覿
禮物於東京旋行收買打造花纈共作五百疋段并生
薑臘茶漆器紙筆等連朝廷禮物併作三十擡卓館伴
李侗見之亦加嗟賞稱乍經殘破之後不易措置禮物
等如此當日韃靼國獻羊黑水國獻馬兩國人使同時
在帥府前伺候引見入府見三人酋長皆席地重氈趺
坐第一人是左監軍兀室郎君權元帥職事第二人右
監軍余覩第三人是時相公皆重氈在殿中間坐二人
酋長皆戎服一人小帽窄衫使人當中揖少立然後跪
膝打話須臾高慶裔傳指揮稱郎君傳尊旨奉使遠來

不易不知今日奉使差來理會甚公事雱答以今聖皇帝方即位差使人於貴朝通問離國中日皇帝令再三起居郎君元帥倉卒差使人通問百事草創禮意全未周旋郎君傳尊旨本國與貴朝本來無苦深怨只緣前後語言失信雱答以此事皆前朝所失又云去年皇子郎君兵至城下南朝本無備易破你全不知我此段恩地何足計較若不失信諸事亦有商量又云使人今日之來方為通問如何才通問便來取二帝即答以今聖皇帝即位之後惓惓於父兄之情實不能忘所以差人

往通問及懇禱郎君此事郎君以為是孰敢以為非若郎君以為非孰敢以為是全在郎君矜念周旋此段祈禱之情即云使人且歸館中別聽指揮差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李侗性重相見默坐雖久終不發言副使下馬識遠不免發言扣之李侗顧眄左右前後別無人在側即發言云天下之理盛衰強弱之勢古今所同只如漢武之盛恨不吞盡夷狄耶律德光之強恨不席卷中原然而漢武何嘗殺盡夷狄耶律德光何嘗併盡得中國南北異宜豈可混併此是胡道自古何嘗有此理也又云盛衰固自有時強弱亦自有數周旋如轉輪迭復如引鋸天下何嘗有常強之勢賢人君子在世

因時識消長之理遇事達擒縱之權於此能變手段即於盛衰強弱之中常使生靈不墜塗炭免得此一段殺戮這箇因果最為大事其他不足道也又云自古聖賢舉事未有不觀乎時若時有可為人樂為用即下手為之不惟事亦易濟亦不徒費心力若時未可為人不為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豈惟枉費心力事亦難濟何所補哉何如觀時會通留取此事力少俟他日設施侗昨見貴朝近上公卿似全未有能見事者以此謀謨廟堂豈不悞事乎只如昨來虜兵到京其城守未破國相亦曾煩惱若守禦稍固更停待得數日必須別有商議及兩元帥臨城侗亦親隨元帥在城下虜兵只五七人登城城上即舉軍皆散兵勢如此人不為用豈可不預知乎此段事即見貴朝公卿踈略全不曾講究亦不覺悟若稍悟此理必須留此段事力少待他日為用徒然枉費心力豈不悞事乎良久又言侗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於虜地昨來見貴朝初得燕山舉族相慶將謂自此復中華人物且覩漢衣冠之盛不謂再有此段事不知自此何日再得為中華人物又顧左右前後別無人即云更少三兩日間尋少果子過去夜間庶得少款曲一日晚入館對坐良久又過果子來皆油麵煎果及燕山府棗栗并有西瓜數十盤旋燒香點茶延之說話再三扣之比使人遠來仰荷見教甚多此不如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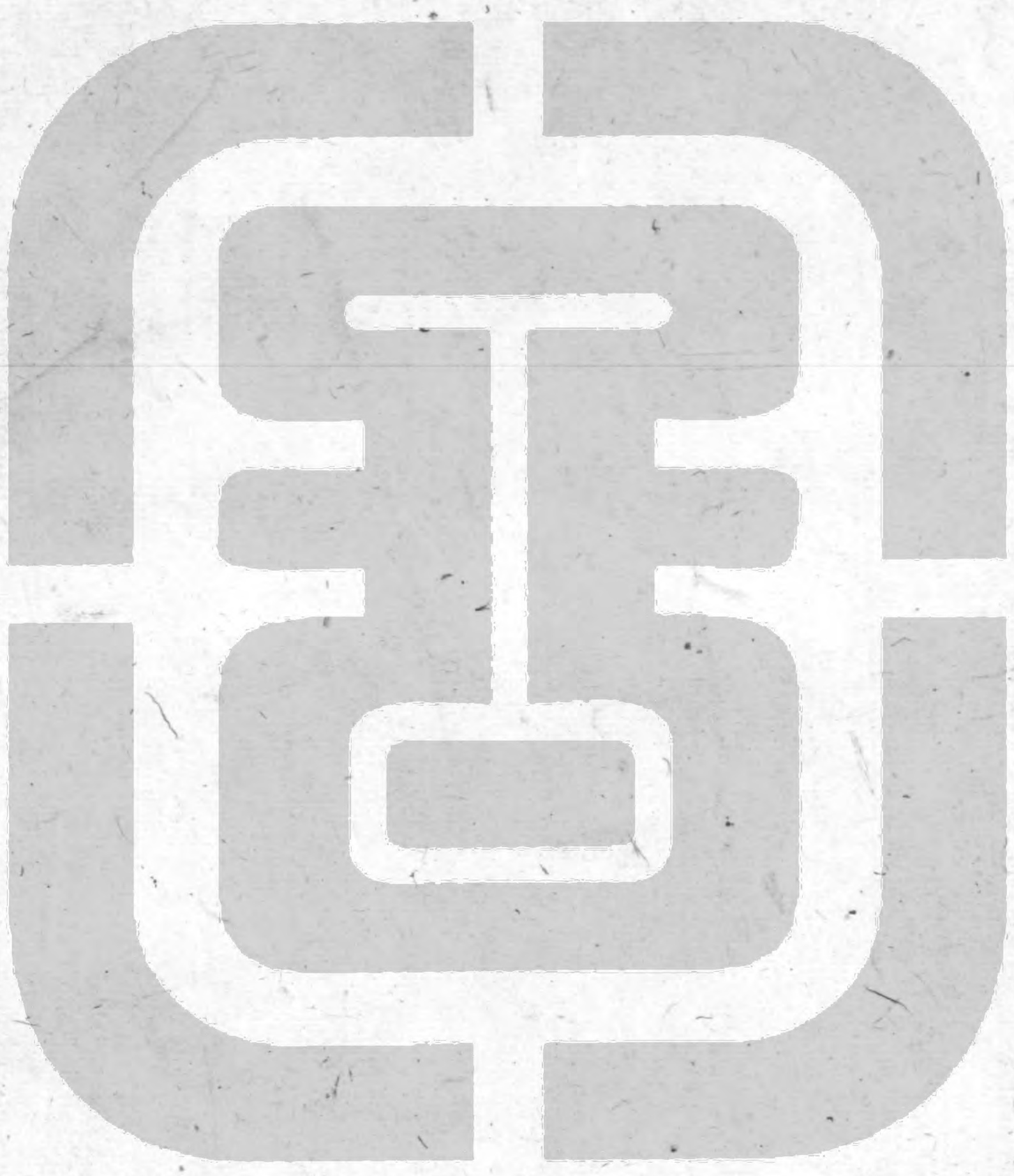
懇請二帝回鑾之事貴朝諸公有商量無館伴云固知此行俯為此事前日二公不見郎君高聲云來通問便及二帝莫是要遣兵來取也其意亦有謂雱又問其意謂何云其意謂初來通問合須議論他事爾若稍不曲折言不相投亦恐不無傷事所以只指揮使人且歸館中候別聽指揮雱再懇之畢竟所懇二帝之事貴朝諸公曾有商量否館伴云此事必須申去國中軍前恐與決此事未得館伴又云昨二帝過來時太上自燕山去少帝却自此中去少帝過來此時亦住半月餘日今皆過在深虜中然二太子在時却曾有此商議候貴朝有懇請時欲發太上回歸今二太子不在亦無此段說話

雱又問少帝如何館伴云少帝虜中元不曾有此段商議又云惟是昨在京城下時因有議論昨京城初下發回少帝入城二太子曾與國相商量自古北兵到南朝未嘗不破其國携其主而歸此只是兵彊而已德不足也今來北兵到此既破其城孰若立其主刻大碑於梁宋間使天下後世知行兵有名且不絕人後亦使南兵自此數百年不敢動若如此施行不惟兵彊德亦有餘這箇功績大若只破其國携其主而歸只是兵彊而已德不足也兼他日若趙氏自立即更無立主一段恩義國相遂然其說放回少帝入城後來因緣別有異議其論又復稍變所以其言不諧雱云議論緣何不諧館伴

云當來本差監軍元室送辭免不曾入去遂差監軍下子弟及其餘近上郎君同行當時此二十餘人亦望將此事做一段恩義兼亦不無冀望貴朝近上公卿不悟其意遂至其議復變却稱家國事大不可不為長慮之計只如唐太宗固嘗臣事可汗及其既盛亦能生擒可汗家國事大安可不慮哉二太子亦曾力爭其事言畢竟是貴朝秦中巫所請存趙氏之說是若他日趙氏自立不惟無立主一段恩義兼恐兵端未已然累日商議不成遂從元室郎君之言遂復變其議雰又問既其議時不知曾問有今聖皇帝在外無云緣知之所以商議欲發太上皇帝回鑾也又云固知此事所以亦不留虜人守京城初推契丹蕭太尉守京城蕭太尉不曾承當又推劉彥宗守京城彥宗亦不曾承當緣二太子復建議云他日必不免趙氏再立然務廣地者荒不如且守河為界大事有大兵力包不住必別貽後患是用二太子之說只就城中別推賢人守京城此段話虜人既得河北已飽其欲方務為保守之計將自河以南皆已置度外矣又云見今行府日逐建議守河之計欲就國中差撥金人十萬人前來守河亦不用燕人及契丹其欲保守河北防患之心如此又云黃河豈可守此是胡道假饒守得河他日契丹在腹心中安保其不生變也館伴耨事大遼其言大槩多尊遼國類皆如此亦不敢深

然其言恐其虛誕雱又問所懇二帝之事他日有相從意否館伴云假使有允意亦豈肯便說盡兼方是第一次遣二公來必無便相許之理必須再三曲折俟其有就議之意然後可以商量若欲一扣便允恐無此理然既就商量兵亦便可休也館伴又云金國自海隅小邦崛起併二大國此事豈人力所能至某問前後必有朕兆以應受命之符館伴云別無符讖只是大遼曾占國中金氣旺盛以此應讖又過數日忽見館伴密來相報云南畔近日復有人馬過河來聞復失利然而南朝既遣使來議事又發人馬過河是如何切恐言與事不相應郎君必須差人入館來議論此事不可不准備也次日果見高尚書入館來相見稱國相令傳語奉使貴朝既是差人來通問如何又却差軍馬過河來不知所差軍馬之意是如何若是遣兵來取二帝否雱只荅亦不知高尚書又云且如奉使不知試自揣度看如何雱云只恐是紅巾嘯聚必非朝廷之意高尚書又云已是三番差人過河來盡有黃榜第一番頭領是張煥被百姓殺之第二番是馬中亦不曾得便宜第三番是張所亦失利自潰散去三番過河人皆有黃榜如何却是紅巾嘯聚雱荅云必非朝廷之意既有二帝在貴朝又已遣使人通問祈請後面亦節次更差人來豈有更發軍馬渦河之理只恐是盜賊盜賊亦能黃榜不假黃榜無以

皷率群衆高尚書疑其有黃榜終不然其說高尚書既去館伴再來論此事前後曾拜聞虜人見議守河之計亦不用大遼人直去國中取人來守河其防河之意甚切貴朝又發遣人過河來正犯其所忌也既是遣使欲與人議事又發人過河竊恐言與事皆不相應其事如何可以商量得兼是人馬過河不曾得便宜此輩小人不能成事徒為此紛紛何所補哉此段事又是貴朝近上公卿慮事不長既欲款之荅自軟語影帶看候得時來整頓得人馬可用然後施設如何動必輕舉如此何能成事兼侗嘗聞自古善治國之說有如治病如足病即去其脛脛病即去其股然後事事以冀一體之安全若足病不能其脛脛病不能去其股竊恐併與一體不能安全昔年大遼之失正緣如此升平既久人不習戰一旦金人之起不謀自治之術恃大弗戒謂金人小國不足畏今年出兵不利潰散回歸明年出兵不利潰散回歸即散募烏合之衆為用蓋大遼舊少食糧軍以食糧軍為不足募民兵以民兵為不足又募市兵以市兵為不足又募僧兵是為四軍人雖多亦皆烏合不為用及至潰散回歸又皆散為盜賊將大遼不經殘破州軍各自蹂踐其實金人所破州軍無一十處其餘皆潰軍自行燒劫及蹂踐占據將來貴朝弄兵不已且防潰散軍馬歸來自殘破了州府當日大遼亦是三百餘座州

軍貴朝是四百餘州軍兩國地里廣狹亦不相遠今來貴朝若截河為界南畔州府甚多尚有三百餘座誠能保全事力亦不小可須臾發人過來引惹百端合早謀休兵之計以圖自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